

李定夷 著

神秘寫真



上海華新書局印行

◀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

神 秘 寫 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再版

全書洋裝一册

定價大洋一元

總發行所 上海 國華書局

四馬路
麥家園

新記

代	分	發	發	印	校	編
發	售	行	行	刷	勘	著
行	處	者	人	者	者	者
上	各	國	舒	國	包	李
海	省	華	文	華	醒	定
	各	新	中	新	獨	夷
	大	書	局	書	獨	夷
	書	局		局		
	局					

上海 益時還書局

各省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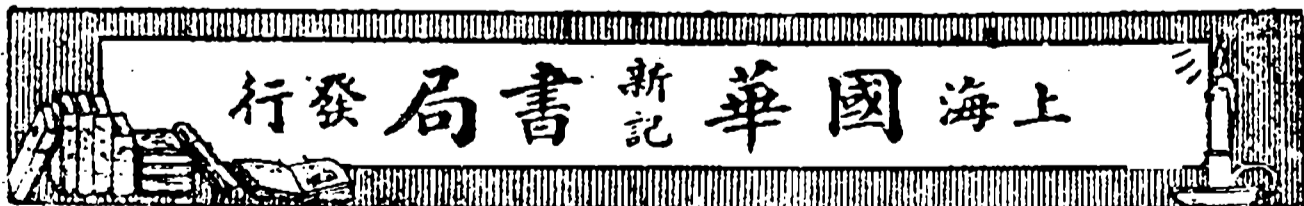
國華新書局

舒文 中

國華新書局

包醒 獨

李定 夷



神秘寫真目錄

神秘問題一	一
神秘問題二	二
畫亡術	四
人役鬼差之怪談	六
法華山審癡記	六
鬼雞頭	八
諸城縣鬧鬼	八
鬼掌	九
借見鬼	一〇
祈雨之怪象	一〇
齊東野人之語	一一
煞神與野狐歟	一二
爛後胎	一三
遊魂	一三

官紳篤奉狐仙	一四
不可思議之病症	一五
狐異	一六
如是我聞之鬼	一七
鬼醫駭聞	一七
荒誕之求子術	一八
孟蘭會	一八
借媚鬼以媚人	一九
引翔港搗鬼	一九
迷信舉動	二〇
老樹變神仙	二〇
龍虎爭	二一
電廠之鬼謠	二一
一浴千古	二二

神秘寫真目錄

鬼迷屠戶	二四
祖師判案	二四
疑心生暗鬼	二五
冒牌菩薩	二五
卜以歛財	二六
散離珠	二六
妖言惑衆	二七
鎮守使打槓子	二九
蛋學專家	三〇
旅長之威風	三一
斬旅長第二	三二
旅長嫖院之儀仗	三三
殘酷不仁之省長	三四
卑鄙無恥之道尹	三四
好個糊塗蟲	三五

知事親驗處子	三五
准陰之小賄案	三六
絕無僅有之縣批	三七
新雙包案	三七
新雙包案又一幕	三八
官歟強盜歟	三八
病民蠹商關督	三九
保衛團之怪現狀	四二
殘忍之祖若父	四三
酗酒殺兒	四四
判家庭革命之活劇	四五
爲貧殺女	四六
慈母不慈	四六
新殺子報	四七
洪洞之惡俗	四七

最毒婦人心	四八
蘆花劫	四八
殺媳奇冤	四九
淫毒婦	五〇
姑惡姑惡	五一
嗚呼人道主義	五一
子刲父財	五二
母也天只	五三
人倫之奇變	五三
惡叔謀害寡嫂	五四
多妻鑑	五五
家庭恩怨記	五五
惡姑騙醮節婦	五六
西廂之一幕	五六
父子同科	五七

寵妓滅母	五八
花山之癡和尚	五九
葫蘆裏之妙段	六〇
方外之新生涯	六〇
狐仙愛和尚	六一
苦肉計	六一
犯戒之僧	六二
釣尙避清規	六二
和尚不守本分	六三
不經之談	六三
妖道	六四
退鬼咒弗靈	六四
羽士貪財喪生	六五
城隍廟之雙鴛鴦	六五
仙人嫁法師	六五

神秘寫真目錄

淨土變血地	六六
尼姑庵開賭	六六
蘇州之巫師	六九
醫界之蝨賊	六九
虎勢壯陽	七〇
辰州符	七一
三隻手	七一
道士治病	七二
匾額妙文	七三
庸醫殺人	七三
庸醫新笑史	七四
劊子手之末路	七四
考醫生	七五
祝由科	七五
跳塔	七七

化外之民	七八
旗人祭祖之忌	七八
齋百怪	七九
車子燈	八〇
香火會	八〇
三郎公吃狗肉	八二
求雨之怪狀	八二
地藏節之奢靡	八三
香港之白晝團	八五
鬧房惡劇	八五
老虎壩奇聞	八六
烏師吃春酒	八六
茶店西旋被搶	八七
新人衣褲游街	八八

神秘寫真

李定夷編著

迷信世界

●神秘問題一

上海某中學之校長夫人。生平熱心教育。爲社會所崇仰。不幸不永於年。女界同人。莫不悲之。爲之設祭追悼。喧動滬江。校長有妹某女士者。素與夫人最爲相得。自夫人去世後。某女士尤爲哀慟。聞龍華梅家弄中。有某仙處。能與已故之人。聚首相談。某女士聞之。喜甚。蓋可冀一聞夫人別後情景耳。乃偕其幼妹同往。既至。則見仙人乃一老婦。形態面白。骨格清奇。果有一種仙氣。杳杳冥冥。令人竦然。仙人乃命某女士。告以夫人生死之辰。並今安置樵櫬之所在。據云。夫人樵櫬。已運至南翔。有頃。仙人乃微聲曰。來矣。來矣。夫人現由南翔來此矣。某女士乃有意問之曰。夫人面貌。肥耶。瘦耶。仙人答曰。夫人面甚瘦。長腹部甚大。（據云。夫人乃係鼓漲病致死。故腹部隆起。）仙人言畢。默然。

不語者多時。頃之忽見仙人突以手拉某女士且易以夫人之聲而曰：妹妹，你如何能到此間耶？我在此一切甚善，比在陽間安樂多多。某女士乃曰：嫂乎，你在陰間甚好，亦可以慰我等以陽間矣。仙人又曰：（以後仙人之語均係夫人口氣）汝等何如是急急。運我櫬至南翔，我則甚願在家多住幾日也。并問校長某君（即其妻姑）曾否同來。且詢以種種之事，均係夫人家中之私事，而仙人竟能道及之，亦云奇矣。且多家庭瑣碎之事，外人皆不之知，并有某女士亦不知歸而詢之，校長乃知者，而仙人竟能一一言之。當此科學昌明時代，豈真有鬼神也。

●神祕問題二

陳某，洙涇人在滬業線襪商。初其父病歿，其常夢見此固心理所用，而幻成夢境，本無足奇。惟有一次夢乃又來，示有藏金一百五十一元。陳謂父資爲冥鏹，人間不能使用。曰：非冥鏹，真銀也。醒後奇之。嗣聞龍華梅家弄有女巫頗著靈驗，能招亡魂與人對談。絲毫不爽，信者甚衆。遂偕其夫人並弱妹乘早車往。至時人已擠滿，咸爲關亡（即招魂來與生人談話也）而來。陳因人數衆多，恐非一時能詢問，偷覩火車時刻，則當日

不能返申。乃商之巫。請先關亡。巫卽詢及死者生辰死日。少許。所謂亡魂者。落矣。據云。在楓涇城隍廟中尋來。乘輿而至。並且偕來者。尙有二魂。一陳某之叔。卽死者之弟。歿已三年。一陳某之嗣祖母。生時頗愛惜陳。是日亦爲陳招請而至。於是父魂卽喚陳至。曰。二官（陳某乳名）汝今何由到此。予之死甚冤屈。予陽壽實未終。尙有七八年可活。此次爲葬事。到楓。因受驚。失魄而死。予所得毛巾四條。頗合用。（臨終時與入殮時所焚化者。固四條。）惟尙缺手帕及褲子。（臨死時所焚衣內。褲子固未有。）望如數給我。皮夾一隻亦好。現在尙有大些。再望給一隻。因不够放物。陳曰。皮夾係紙所糊。何能適用。曰。汝笨極矣。冥間咸如是耳。曰。然則父臨終時所焚之紙。轎非一時全毀。父用之。有他異否。曰。此倒不妨。祇要完全焚盡。卽能用矣。惟所化冥鏹元寶。錠稍受虧折。最好心經錠言畢。又伸手去拉其妹。擁諸懷中。淚如斷珠。簇簇落下。（陳妹年祇十三。父晚年得此寵愛異常。頃在金縣立高小女校肄業。極聰慧。人多愛之。）曰。寶寶（乳名）汝今苦矣。予今不能攜汝遊玩。不能與汝食物。予心頗戀戀。汝知之否。予最愛汝。汝爲予所最鍾愛者。汝今好好攻書。予當佑汝。此時人咸大泣。其女尤甚。卽旁人亦爲之酸鼻。又

謂陳曰。二官汝須愛惜汝妹。汝妹係汝父心頭之肉。予一刻不能忘懷也。言竟忽又覓其媳。此時陳夫人因畏懼故。藏匿人後。巫乃引首四顧。既得乃曰。新奶奶。汝誠賢德。予家以後。賴汝之處尙多。汝須千萬愛憐寶寶。渠乃無父。望汝用心照顧。予不忘汝也。陳遂詢以藏金。並托夢等事。有諸否。曰非妄。並言其數。一百五十一元。詢在何處。曰埋在土中。惟堅不肯宣示詳細地點。後又述及種種過去之事。至詳。儼如晤對生人。後其嗣祖母與陳語。亦稱乳名。曰予今頗安樂。予去年葬矣。汝知之否。（陳君嗣祖母之葬。因承繼問題齟齬。故秘不令陳君知之。鬼乃告之。怪之又怪。）述及種種家常瑣事。此誠不可思議之怪事也。

●畫亡術

江陰西大街某筆店中。有新來夥友。係如皋人。自言善於畫亡。人固未之信也。該店鄰右麵店中陳姓家。因祖母新亡。有款項由亡者借出。因失契據。不悉出借之數。無從向人索取。屢欲請人畫亡。苦無其人。及聞此信。卽託人往請某店友。彼毫不推辭。唯云。須有熟識死者之人。爲替亡人。便可於夜半人靜時施術。余聞立生好奇之心。二日下午

十時後。探悉舉行。乃至該宅門首。見正在預備。尋入內。靜待半時許。見某店友口中念。念有詞。先燃香燭。化紙錢。繼令替亡者（係死者孫女約十五六歲）端坐椅上。右手握糕一方。左手執銀針一根。思其至陰間取食物也。末取清水一碗。上駕一筋。放於替亡者之足邊。所以代陰間之橋也。佈置既畢。乃取白布一方。覆於替亡者之面。囑以如至陰間。切勿懼怕。有人授以食物。萬勿取食。諄囑再三。卽立於其側。閉目誦咒半時。至門外。焚化紙錠。復入誦咒。約有一時許。僅見替亡者之足。徐徐擺動。如步行。然旋咳嗽一聲。卽大呼曰。一個老頭子。勿許我出去。一個老頭子。勿許我出去。如是者數聲。又變換口音。罵曰。大小娘。無人收管。勿怕醜。麼罵數聲。又易聲曰。怕殺哉。我勿去。我一定勿去。竭聲呼喊。其母聞之。心有不忍。乃請施術者。令其回陽。某店友復念念有詞。燒去竹牌九張（自一萬至九萬）揭去覆面布。頓時清醒。大哭不已。言上此惡當。以後再不肯爲。人問以所見何物。彼云。方要出大門。有一白鬚老人。不放儂行。且罵彼一番。或云。是當方土地。或云。是彼祖宗云。余生平不信關亡畫亡等術。見於此事。不能不疑信參半。或亦催眠術之一種歟。

●人役鬼差之怪談

蕭山城中太平弄有唐姓寡婦年已四十餘。聞役鬼差多年。每當上差時。唐婦口吐白沫。兩目向上。臥床數日不醒。雖不飲食。亦不覺饑餓。鬼差事了。卽醒。醒則酒氣觸鼻。家人詢其要飲食否。則必曰。我已某姓家捉人。彼家待我至厚。已與我酒肉等物云云。如是者或一日數發。或一月一發。家人亦習以爲常。並不恐懼。附近居民皆呼之曰活無常。蓋唐婦自言在陰間役無常之職。並能向人談講陰間狀況。曆曆在目。令人生怖。如言某姓某人某月日必死。至期則果然。惟其不肯向人明言。人或求問者。必言闕王命我守秘密。故不能直說云云。噫。當此風氣漸開之時。竟有此等迷信事發生。記者實爲詫異也。

●法華山審癡記

每年六月。凡江浙善男信女。多赴武林法華山作朝覲東嶽之舉。當此之時。苟有瘋癲等人。可帶往東嶽殿中審之。其審法與前清官吏審盜賊無異。茲將友人曹君目擊之審癡情形。詳細誌之。東嶽殿中建有地獄一所。內塑猙獰之厲鬼無數。且獄內洞黑如

漆凡瘋癲之欲審者。須拘押於地獄內。一宵鎖以鐵練。蓋恐彼越出也。翌日羣曳於東嶽殿上。及晚廟中人。咸面塗顏色。飾牛頭馬面。和尚摸壁。判官小鬼等。與劇中所演者無異。一切佈置既畢。乃令牛頭馬面小鬼等。亦瘋人由地獄中牽出。按於地上。殿上大鼓朗擊三下。兩旁羣鬼咸吶喊如雷。未幾忽聞案上拍然一聲。喊聲頓止。卽聞判官言曰。爾前犯何罪。從實招來。否則決不饒汝。該癡東盼西顧。默然不言。判官乃喝令兩旁小鬼用刑。於是將該癡按到於地。另取一草人置於該癡身旁。用竹板將草人打至五百餘下。該癡大呼願招不已。乃將草人置於一旁。卽聞該癡供曰。吾本業農家居某鄉。間一夕睡至半夜。忽有明火執杖者十餘人。破扉而入。余急遁於屋上。未幾見羣盜飽掠而去。惟尙有一盜伏於庭中。大便余因數年儲蓄。一旦竟爲彼輩劫掠一空。於是忿不可遏。乃將瓦片紛紛擲下。俱擲於該盜頭上。腦漿流出而死。遂負盜尸棄於河中。越二年余。因有事赴滬。途中遂遇該鬼向余堅索冥洋六千元。余答以無。該鬼遂附余身。直至今日。判官問曰。汝今願出乎。癡答曰。願。判官遂將紅筆書明冥洋六千元。命小鬼焚燒於頭山門外。審畢已鐘鳴五下。東方漸白矣。翌日往視該癡。已與常人無異矣。噫。

可謂奇矣。

●鬼薙頭

南京南門外三藏殿。地處荒僻。行人稀少。時有鬧鬼之事。一夕。該廟左近居民劉某。自外歸。行將抵家。忽見該廟牆角上。一妙齡女子。丰姿綽約。劉某趨近數步。擬餐秀色。詎女形影杳然。退後數步。又復見之。如是一進一退者數次。劉某心知有異。轉身欲向家中飛跑。不料天色倏忽。漆黑不辨方向。駭極大呼求救。其家人聞聲奔出。急詢其故。劉述頃者所見。衆遂奔至廟處。細視一無所有。劉歸。衆忽見其頭髮連根薙去。大半一如壳頭。劉不信。取鏡照之。果然。於是閩動一時。相傳爲鬼薙頭云。

●諸城縣鬧鬼

諸城縣自經革命。殺戮太過。幾於白骨滿地。碧磷遍野。當緊急之際。凡有形跡可疑之人。多半執行死刑。懸之西南城門外爲法場。附近居民。每於夜深之際。時聞鬼哭。夜行人常覩鬼怪。於是相戒無敢過者。該處民軍既經結束。編爲防營。一夕。有防營一小隊。行至該處。見對面亦有十餘人。戎裝跨馬。問之不答。人行既近。見有一人無首而人行。

於是相譁以鬼。倏忽之間。各鬼皆無首。該隊開槍擊之。倏然而滅。衆以爲事鬼。回營報告。驟聽之事。近荒誕而言之者。鑿鑿亦不爲無因。營部乃在城西南門外沙灘內。一該處有河一道。鳴鑊擊鼓。延僧道多人。誦經懺悔。超度冤魂。並有軍隊監臨。至爲鄭重。蓋信有鬼之說。爲不虛。遠近居民。一時遂盛傳其事。

●鬼掌

錢君士希。世居吳門。年二十餘。肄業於本城某中學。一夕。偕僕人赴觀前街某浴堂洗浴。浴畢。已鐘鳴八下矣。僕人因欲赴某處購物。不克隨侍。錢君乃獨自返家。某街頭巷間。寂無人聲。行經白塔子巷。黑暗中。忽被一巨掌。在腰間猛擊一下。痛楚殊甚。顧而視之。則杳無人影。忽覺冷風一陣。掠面而過。毛髮爲之悚然。錢君駭而疾奔。抵家後。急呼門首之成。見匠出外視之。亦不見一人。歸至房中。卽腰痛大作。家人急延天賜莊柏醫生診治。云並無疾病。藥數進而腰痛仍不止。家人惶急殊甚。乃至某卜者處。卜休咎。卜者乃端筮拂龜。曰此人（指錢君）昨夜遇一怨鬼。爲彼在腰間掌擊一下。非藥石所能醫治。家人言可能祈禱。此鬼赦免。士希乎。卜者搖首答曰。除非取了性命。方肯罷休。家

人求之再三。終不肯允。由是病勢轉劇。益以喘息。竟至於逝世。家人爲彼易衣時。見有傷痕數處。其妻年僅十九。慟哭甚哀。錢君沉靜寡言。事親甚孝。究竟不知與鬼有何怨仇也。

●活見鬼

杭州扇子巷地方。陰歷三月十三日夜間兩點時。有一婦人雇人力車一乘。赴新市場仁知路某號。及至其地。婦人下車。以番佛兩尊擲之於地。若以此作車資者。望之亦閃閃有光。車夫俯拾之。則冥鏹耳。回顧之人亦不見。始知遇鬼。懼甚。飛奔而逃。中途爲巡士拘去。送署問之。將信將疑。乃縱之去。越三日而仁和路某號果有婦女自縊。於是遠近喧傳。詫爲奇事云。

●祈雨之怪象

山東自開春以來。雨澤缺少。二麥槁枯。秋收無望。一班農民。皆叫苦連天。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屈省長欲步桑林之故事。先實行斷宰。復親率僚屬。焚香默禱。以求普降甘霖。如此多日。竟無靈驗。聞卽墨有龍牌一面。法力無邊。有求必應。已派專員馳往。恭

迓來濟。供之上座。每日必沐浴叩頭焚香膜拜。無如祈雨有心。龍牌無靈。香烟黶黶之中。竟杲杲出日。省長復派專員不遠千里。往直隸邯鄲縣。迎來鐵牌一面。據個中人言。鐵牌之法。力與孫行者鐵棒相似。一指而風雲生。再指而雷雨作。乃如法盲製供之。龍神廟中照例膜拜。照例祈禱。心誠求之日。復一日。有時天上亦油然作雲。有山雨欲來之勢。而條忽之間。烟消日出。風伯雨師。卽撥轉雲頭。徜徉而去。有親見鐵牌者。言牌闊四寸許。鐵鏽模糊。已不成器。恐年代久遠。靈風銷磨。有負屈之至誠。不知頑石一塊。尙能點頭頑鐵一面。豈有不能求雨之理。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則不在此。破鐵爛鏽間也。又有人言。北門一開時。雨卽降。屈氏於是啓北門。又有人言。南門一閉。卽得甘霖。屈氏於是又閉南門。旣而北門開矣。南門閉矣。龍牌來矣。鐵牌來矣。官民額手。童孺企足。以望此淋漓盡致之甘霖。竟渺無所得。天公果如有靈。經屈氏如此之苦心祈禱。毫無憫憐之意。束手旁觀。一毛不拔。亦未免太不成話矣。

●齊東野人之語

丁巳秋。湘潭洪水汎濫。遍地幾成澤國。仙女山一帶。地勢素高。向無水患。而忽逢蛟。在

在皆所有聞。田禾稻麥均被損害。獨已故大文豪王湘綺之墓。次忽出一巨龍鱗甲。儼然風雷順送。直騰天際。幸水直上。非若蛟之橫流。故湘綺之墓。及左右之田。均無損傷。墓居雲湖之鄉。雲峯之下。地勢更高於仙女山。當明萬歷中。葉卽有龍門之異。誌諸邑誌。至今白龍骨塔猶存。此次湘人復見龍躍。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豈不信然。相傳野雉與蛇交。生蛋遺土中。積天地日月之精華。至一二百年始成。氣候泛水至洋。惟龍近神道說。我所不信。誌之以供哲學家之研究。

●煞神歟野狐歟

王翰坡寓於杭城金釵袋巷。其女因病而歿。某日爲接煞之期。王請戚友張某。在家帮忙料理完畢。因時已遲。遂留宿焉。卽臥於亡者之榻。不料甫就枕。忽聞屋頂訇然一聲。枕卽震碎。所枕者係山東產之磁枕。張卽坐起。則見一週身生毛之怪物。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立於床側。豕立而人啼。張見而駭極。正欲下床逃走。該物已伸爪直撲張身。撐拒移時。卒不得脫。尙幸所居之屋。隔間卽爲王之臥室。聲爲王妻所聞。急呼王起。同往察視。見張已滿臉血漬。淋漓狼狽不堪。物猶在內。急返身。覓石塊鐵器等物。遙擲。

物見人多。方始遁去。張時已暈迷。頭部手腕。均有小窟窿數個。血流不止。察其傷狀。似爲怪物之爪所傷。當卽抬至大方伯大英醫院。經醫士用迷藥。將其週身毒血擠盡。敷以藥劑。乃漸次痊可。此事王氏闔家之人。皆能言之鑿鑿。斷非齊東野人之言可比。但有謂係煞神者。有謂係野狐者。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以余視之。殆一種野獸耳。

●鬼投胎

常州西樺里劉慶源紙店。一夕有二學徒納涼門外。忽見對面樓窗前有一人蓬頭洗足。上身赤膊。下着藍布單袴。沿向間壁某店樓窗洞進去。二人認爲竊賊。急赴某店告知。乃蘭屋搜尋。迄無蹤跡。及至後進某姓屋內。該婦適在臨盆。呱呱墮地。則麟兒也。於是迷信者流。羣謂係鬼投胎。議論紛紛。哄傳一時。

●捉魂

江西鄉間有種惡俗。凡人有病。謂之落魂。必召集多人。抬一菩薩。四處捉拿。嘗見一菩薩。在府學前捉魂。一鄉人跪於地上。作禱告曰。你老人家（指菩薩）在城隍廟撞了一下。在此處撞下兩下。究竟意在那裏。請爲指明。其語似解。不可解。路人見之。莫不狂笑。

眞惡俗也。

●官紳篤奉狐仙

天津紳商籌辦重修鼓樓。經官廳核准。修築款項。亦均有着。惟聞善堂聯合會各董事。以鼓樓設有神位。靈應非常。（果真靈應與否我們不得而知。惟所謂神位實卽狐仙）特請警察保護仙位。何其迷信也。茲將警廳之復函照錄如下。即可知諸大士紳腦海中。之舊思潮矣。原函云。內開。大函內開。天津城內有鼓樓一座。坐落地點。載在志書。上層之樓。安設神位。靈應非常。自庚子變亂以來。該處爲消防隊占踞。伏思以闔郡尊嚴靜地。理宜整肅。現在既承廳長重新修復。而遂人心向慕之私。自應保護。董等公司表決。惟有仰求憲台。允准恢復舊制。以順輿情。而壯觀瞻。是荷等因。准此。查此案前據南一區報告。鼓樓形勢欹斜。當此夏令。倘遇疾風暴雨。誠恐倒塌。曾飭工程科。先將上層房頂卸去。並卸下銅鐘。免生危險。事前曾出示布告。並呈報省長鑒核在案。來函所云。保存古跡。此爲鄙人素所贊成。惟此事關係甚大。并非一二人所能解決。况恢復舊狀。所費不資。應如何籌畫具體辦法。來函亦未指出。鄙人此時毫無成見。應俟工程科擬

具圖說再行呈請省長鑒核可也。此復。

●不可思議之病症

長沙小吳門外作菜人周義和生子三人。長福茂。次榮茂。三德茂。旋因父卒母亡。兄弟怡怡。聚居一家。惟榮茂已娶王氏爲妻。生子女各二。前年春。福茂由山採薪歸時。已薄暮。恍惚有物徧身。亂舐異常。難過。次早脫衣視之。並無痕跡。惟徧身寒毛俱已脫落。自此物日來舐之不休。服藥求神。毫無效果。一日忽來一和尚化緣云。此病對河谷山上某寺僧悟修可診。周前往該寺求治。僧曰。非常住寺中。不能治。周諾之。願爲工役。居寺半年。仍舐如故。周不得已。乃聚柴薪於寺後。臥榻上。以火自焚。正在猛烈之際。忽來一着紅袍者。以袖拂火。謂周曰。汝能脫化紅塵。病自愈。此汝家孽。病醫不能治也。周躍出火中。紅衣人不見。周於是卽拜悟修爲師。乃爲僧於谷山。病果愈。去年悟修卒。周住持該寺。大獲財產。其弟德茂於去年亦得此病。周告以誦經懺悔。稍瘥。現住彌羅閣。願作齋公。誦經度日。而其弟榮茂。今正又發此病。百治不效。聞亦欲出家爲僧。奇病耶。抑迷信耶。

●狐異

鶴鳴軒主曰。余之書僮羊三子（乳名）年僅十八。貌頗清秀。自余至滬後。遂遣之去。後其母過滬（母仍爲余家傭僕）爲余述其子崇於狐。頗堪研究。特錄之。蓋羊三子自離余家後。卽往依其姨母（安慶如意班搗母）亦已數年。忽爲一雌狐所迷。扃戶獨臥。不飲不食者十日。家人均知之。頗爲彼慮。後啓戶出。則容顏憔悴。絕非童男時代之面目矣。詢之則曰。某日晚間將睡時。忽來一美女。偕余同臥。遂恍惚至今。日亦不知是樂是苦。但彼叮囑不准告外人。蓋與余（羊三子自稱）有三年姻緣之分。三年後彼將他之。仍許余授室。且將不時來余處共枕席。來時卽不許余出房門。絕無害余意。如有反對之者。必有激烈之對待。其姨母憂之。遂函告其母。略述其子近日之奇遇。設有差錯。不負責任。故其母急趕往安慶。狐已來過兩次。視其子面容。尙不十分瘦弱。疑爲遇仙。遂重託其家。切勿反對。且夕用香燭求之可也。其姨母以姊妹關係。且係嫡親姨姪。亦未遣之去。至今仍居皖省云。夫孤鬼之談。不過偶見諸聊齋耳。初未嘗以爲實事也。今聞傭言。余頗疑之。十日間之飲食。不知從何處攝來。進出亦不能見其形影。誠有所謂狐

仙耶。天下之大。奇事甚多。真難以常理索解也。

● 如是我聞之鬼

甯垣造幣廠工頭余懷先。家住徐家巷。後屋近河。某晨。余妻往碼頭浣衣。足初麻木。難以移動。似河內有人。拖住其足。乃極力撐持。未幾。來一少婦。用力將彼拖動。余趕將衣帶回家中。令其媳往河內汲水。去未多時。其媳大奔而回。面無人色。云有長身青面者。站立河旁。手持繩索。欲將彼捆住。故立逃回。夕陽方下。其媳臨窗作活計。窗驟然開闔。少頃。媳拋活。不作。跨上窗簷。欲往下跳。時有鄰婦在側。見狀。亟以手揪其髮而已。不及人早。落水。從屈大夫遊矣。

● 鬼醫駭聞

某邑南門外殷巷鎮。有王氏者。年三十餘歲。其夫早歿。祇生一女。年已十七。前許該鎮劉某爲室。尙未過門。王氏於去年得一頭暈之疾。月必數發。累治不愈。現該鎮有鬼醫出世。王氏求其醫治。月餘病果未發。正自私慶。不意於一日忽然暈絕。半日始醒。謂人曰。余已與鬼醫程半仙定有婚約。爲半仙側室。當不復歸。祇因我女事尙未了。故前來。

料理一俟手續完畢。卽當前去結婚。云噫。鬼醫一事。已屬迷信之極。若再有娶妾之舉。愚民當益苦矣。傳聞如是。誌其崖末云爾。

●荒誕之求子術

紹興柯橋地方。有魯某者。向業布商。年逾四十。膝下猶虛。娶妻張氏。頗稱賢淑。張氏因求子心切。至就近某尼菴。觀音大士前。誓願燒香。菴中某尼。謂張氏曰。凡求子者。須燒香油十斤。點十斤大燭一對。焚紙錠三萬。並在家中供奉香燭水菓素菜等。已則裸體橫臥床上。宜避人竊視。如是者。七夜必得夢熊之兆。張氏如法行之。及至七晚。將屆張婦忽大呼腹痛。面紅頭熱。腹瀉並作。蓋張氏經七夜不安。晚間裸體受涼。致成重病。一時愚人議論紛紛。或謂係冲犯家神。或謂觀音顯靈云。

●盂蘭會

前年七月。余遊蘇州觀前。但見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勝會勝會之聲。喧騰如沸。佇立觀之。彩燈前導。大書盂蘭勝會。施捨孤魂八字。繼之者。爲紙紮之鬼怪。無常。摸壁。罔不畢備。軍樂洋洋。雜以管絃絲竹之聲。幽揚悅耳。後此則飾面易服者。數人立馬背。作奇形。

怪。狀。見。之。作。三。日。嘔。小。孩。多。人。隨。其。後。行。者。挈。者。手。抱。者。策。蹇。者。不。一。而。足。幽。冥。教。主。爲。殿。軍。尤。可。怪。者。中。雜。袒。臂。懸。鑼。者。十。餘。人。沿。途。擊。之。鏗。然。作。聲。卽。所。謂。臂。香。云。噫。迎。神。賽。會。久。爲。鄉。僻。所。禁。今。乃。於。開。通。之。蘇。州。見。之。亦。可。怪。矣。

●借媚鬼以媚人

維揚風俗。每年自中元節起。至月底止。城內外之施食。每夜有數十壇之多。而丁巳年尤爲鬧熱。觀巷一帶各店主。集資延僧。設壇施放。餓口以利孤魂。並約善唱者多人。卽於壇之前後。排列數棹。各奏音樂。演唱種種小曲。以致觀者如雲。充街塞巷。而絲竹絃管之聲。以及歌唱聲。壇上僧人之誦經聲。一時並作。真所謂特別之利孤也。噫。施食所以饗鬼也。今若此。哄動全城士女。如狂如癡。係媚人耶。抑媚鬼耶。吾不得而知矣。

●引翔港搗鬼

引翔港地居鄉僻。惟鎮中尙稱熱鬧。一出柵外。四顧荒郊。青塚纍纍。每當陰雨之夜。孔火與麗嘯聲。時有聞見。一夕。適有微雨。其時街上各店鋪尙未收市。驟聞鬼聲嘈雜。若近若遠。終難測其來自何處。據一老年人云。是陰兵過境所爲。恐有瘟疫之患。必須驅。

逐。出。境。可。保。平。安。於。是。一。般。好。事。者。咸。大。放。爆。竹。藉。以。驅。鬼。云。

●迷信舉動

南京城隍廟計有兩處。漢西門之古城隍廟。相傳爲明永樂勅建。俗稱之曰都城隍。府東街之城隍廟。爲劉鏞署江甯府時所建。俗稱之曰府城隍。每年夏歷三月間。府城隍必赴漢西門朝拜都城隍。迷信者謂府城隍藉此行報告。去年經過事件。都城隍則示以今年施行方針云。民國九年朝拜之期。府城隍坐玻璃彩轎。前導旗傘銜牌及吹手鑼鼓之屬。次爲秋千台閣玉器擔燒肉香等。所經之處。家家焚香叩拜。口中喃喃禱求發財平安。此爲余所親見。迷信如此。可發一笑。

●老樹變神仙

江陰華墅鄉渡船頭地方。臨河有欒樹一株。大可二抱。近有村人某。久病不起。醫治乏方。人或獻議。取老樹皮煎湯。可治百病。遂如言試之。效果立見。某遂驚爲神仙。乃焚香拜禱以謝之。孰料鄰里聞之。競相效。尤於是跪地羅拜。祈福禳禍者。絡繹於道。近且就樹旁。建立草棚。以爲愚夫愚婦祈求之所。一時哄傳四方。香火日甚。道路紛紛。多謂病

者求治。得力於該樹者。已屬不少。豈老樹皮固有醫藥之效耶。抑老樹真能變爲神耶。異已。

●龍虎爭

貓與蛇鬥。謂之龍虎爭。若於其鬥時。捉得之。藏之箱中。則云家可致富。此爲吾蘇人之一種特別迷信。乃有齊門外之某鄉人。竟信以爲真。一夕。聞廚下有跌扑聲。疑以爲賊。遂持燈往視。至則見所畜之貓。方與一蛇格鬥。彼乃思及俗語。以謂此係發財機會。不可失去。卽上前將貓與蛇。一并捉住。詎知此蛇具有二頭。一頭雖被捉住。一頭突問鄉人。鼻中一嚙。乘勢而逸。鄉人登時昏倒。迨家人來視時。已不省人事矣。旋卽中毒斃命。聞遍體皆有紫塊。想係毒發所致也。

●電廠之鬼謠

吳淞電燈廠成立以來。倏明倏暗。迄今尙未修竣。聞係汽缸損裂所致。迷信鬼神者。謂廠內定有赤老（滬諺鬼也）時與開車者相黷。詢之開車者。亦謂時聞怪聲。如老人行走視之。則無有也。聞已告諸局長。請焚燒冥箔若干。使赤老出廠。而局長則以爲迷信。

堅執不允鬼亦無如此強項之局長何也。

●一浴千古

歐陽某粵人。生長歐美。中西學識靡不貫通。而其道德高尚。尤不數數覲。平日信奉基督教。素持無鬼主義。凡遇有語神鬼之事者。輒掩耳而走。或力闢荒謬。不稍游移。去臘因滬寓湫隘。不適衛生。乃在法界某里賃一住宅。該處接近荒郊。浮塚纍纍。未免與鬼爲鄰。而歐陽喜其空氣清潔。毅然遷入。家人阻之。弗聽也。既進新屋。乃將牆壁粉塗一新。並加裝電燈。夜明如晝。部署甫定。而其家人僮僕。夜間輒聞異聲。甚至杯盤碗盞。無端傾覆。應用器具。時時作聲。神幻離奇。不一而足。遂羣相驚愕。以告歐陽。乃歐陽不特不信。反謂無知婦孺妖言惑家。厲聲呵斥。嗣後每有所聞。均各噤默不言。無敢告者。一日歐陽夫人因事歸寧。晚間九時許。歐陽方在樓廂獨據案頭。圍爐觀書。忽聞革履之聲。橐橐作響。一若有三五人同時拾級而登者。然歐陽初以爲友人見訪。及至樓中。履聲忽然頓止。不禁詫異。遂起身外望。亦無人跡。以詢樓下僕役。僉稱所聞皆同。乃將前後門戶一律閉鎖。燈徧索。毫無影響。相顧失色。而歐陽亦不免中心忐忑。百思而

不得其故。迨其夫人歸寓。一一舉告。其夫人責其不信鬼神。勸令祀禱。以消災殃。歐陽唯唯。而心仍猶豫未決也。越二日。大禍從天外飛來矣。歐陽素重歐俗。冬令每星期必沐浴三次。寓中特建俗室一所。異常清潔。是日因逢例浴。僕人正擬取水傾盆。將進浴室。忽聞盆底水聲澎湃。震動耳鼓。及推門。門啓。見一獠牙青面之怪神。赫然立於盆內。不禁大聲疾呼。口喊救命不止。歐陽聞之。仍責其大驚小怪。庸人自擾。其僕亦不復詳述所見。歐陽亦遂進內洗浴。閱五分鐘。其夫人忽聞浴室中有乾嘔聲。吃吃不止。迨由僕人探望。奈浴門緊閉不開。時嘔聲更劇。其僕知有變故。乃約伴多人。越窗而入。見歐陽面現灰色。目已定睛。四肢直挺。僵臥盆中。家人驚惶失措。用電話告歐陽常年所包請之美醫延治。待美醫來。見狀束手。不得已。急打藥針。至二三十針。然亦不能見效。旋由多人挾坐汽車。送往醫院。時歐陽已一息奄奄。竟於中途氣絕。翌日成殮。親友往弔。哭之甚哀。據云。歐陽遍體並無傷痕。惟頸項周圍。有一紫血圈。深入肉際。顯係被鬼扼斃者。鬼之爲祟厲矣哉。然基督教徒素不信鬼者也。乃竟死於鬼矣。其中有無因果。真令人無從索解也。

●鬼迷屠戶

北京右安門內拐角地方。有一燒餅舖。夜內鬧鬼甚凶。所有什物。常自移動。該舖人等。懼而避往他處寄宿。舖之隔壁。係一豬肉舖。屠戶某。係山東人。不信有鬼。日肆詈罵。示無所畏。一夜該屠戶正在酣睡。忽覺有異。遂持屠刀。以待其變。久之。於朦朧之間。覺有人縛其二臂。屠戶一躍而起。旋覺被人按倒。遂喊嚷救命。當將鄰人驚醒。前來看視。屠戶始得無恙。一時遂盛傳鬼迷屠戶云。

●祖師判案

七月十三日。爲薙髮匠祖師誕生之期。吳淞各同業。合資設醮於北廟。是日。相約休息一天。不料北街某店。違規營業。以衆憩之故。生意大盛。後爲同業聞知。拘店主至北廟。祖師前跪下。審判師像旁立一揚州老髮匠。作爲祖師代表。蓋祖師究竟不能開口。審判也不多時。代表讀判詞曰。該店店主。違背行規。獨做生意。本應停業。姑念同鄉。一祖師亦揚州人耶。從寬處罰。今日所得。盡行充公。明年醮資。着爾獨出。代表退。衆亦退。聞被罰者。後乃喬遷他處。逃明年設醮之罰矣。

●疑心生暗鬼

浙省自趙參謀長被刺後。戒嚴非常。比海軍某艦駛入象山港。北京輪中。又搜獲亂黨。裘某。因之防範尤密。某夜。寧波衛戍司令部。忽有人聲嘈雜。鄰近聞之。驚疑莫定。紛紛刺探消息。始知署中見鬼。有某排長死。已數日。忽爲某兵士所見。狀貌如舊。蹀躞庭中。大懼。一時衆論。焚如。外間聞者。聲喧。慄者。卽以此也。明日。署中乃焚冥鏹無數。以給已故之排長。俾免爲厲也。

●冒牌菩薩

滬江乃通商巨埠。商業爲各省冠。影射冒牌之事。每較他埠多。同一字號。而有數十家者。各陸稿荐稻香村者是也。此固滬上商業之惡習。無足爲奇。奇最者。旣謂之曰菩薩。乃有分店。又有冒牌。誠堪令人發噤也。偶於平橋路見一告白。持照錄之。以供一哂。告白云。本宅始由寧波陸家老舉廟移分申江。求子求方者。無不顯應。竟有無恥之徒。仿冒本宅以欺人。凡善男信女。望勿受其愚。須認明本宅門牌號數。方爲真正。移分來申之陸家老舉廟也。

●卜以歛財

上海卜者吳某。乃卜界之王也。面團團如阿彌陀佛。每經南京者。輒見其向外而坐。面前桌上。則紙卷課筒。吃飯傢伙也。旁坐一秘書。聽吳之亂話。卽在黃紙上胡塗一搭。一攆。騙人錢財。凡收支款項。皆經吳親手。或有卜者付錢。則強開半隻眼睛。辨其銀元之真偽。置於左袋。得銅元。則仰首而數。置於右袋。故每見其衣服之右邊。較左常底下寸許。因多袋銅元故也。其背後掛一對聯。一付色黝黑。茲照錄之。亦可見其實情之一斑矣。

凡你若有疑乎。須安排誠意虔心。靜坐聽吉凶休咎。在我亦非仙也。惟憑着爻辭卦象。直言斷禍福窮通。

●散離珠

甬江玉皇寺。有所謂散離珠者。寺僧云。此珠乃寺中最寶貴之物。凡誠心觀者。則能變色。否則一無所睹。某君嘗偕友至寺。索觀此珠。僧人探囊取鑰。啓玻璃廚門。取出檀香木盒一只。四週覆以玻璃。前有小孔一。足容一目。與幼孩所玩之西洋鏡無異。僧人手

捧木盒。命某君跪於殿前石階上窺之。某君見盒中懸有如黃豆大之珠一粒。色黃。僧人欣然曰。紅黃二色。非富卽貴。某君漫應之。迨其友觀睹盒中。則洞黑如漆。一無所睹。後細睹之。則隱隱約約。見有黑色丸藥一粒。語之寺僧。僧曰。凡黑白二色。均不佳。此珠能易紅黃白黑四色。卽富貴貧賤也。僧語如此。但未必可信耳。

●妖言惑衆

太倉地方。有所謂設同樂社者。大吹法螺。號召社會。不分男女。均可入社。入社後。授以存養秘法。謂能養心却病。聞其功夫。計分二十四層。逐漸進步。其禱告書甚奇特。錄之以博一粲。原文云。『今有衆生某某。衆生上加一字。男則稱乾衆生。女稱坤衆生。虔心跪在瑤池宮中。無生寶地。無極天尊。天地神祇。諸佛諸祖。諸眞諸帝。諸聖諸賢。先歸於五代祖。過去現在衆位師尊蓮台之下。懇恩超拔。開示初層。知止至善。成性存存。匯歸於教。認祖歸根。入世出世。了死超生。如蒙賞準。守程四箴。正誼明道。寡過修身。內尊外篤。彝倫三綱。女則易三從。常講八德。永敦。女則易四德。欽承心法。誓以畢生。倫達天律。昨道離經。輕賤佛法。私送人情。欺師滅祖。違悖謬行。諸如等犯。五雷劈身。』

天運干支某年月日衆生某某奉申。』可謂極怪誕離奇之至矣。

神秘寫真

李定夷編著

惡官僚

●鎮守使打槓子

歲丁巳。某君由滬返湘。因水涸改乘民船達省。將近靖港地方。忽聞厲聲發自艙前曰。看船看船。船人驚慄無措。以爲遇盜也。某君出艙視之。見一砲船羅列快鎗。桅上飄揚一旗。大書常澧鎮守副使第一營第三連。不得已請其飽看。一丘八看畢。語某君曰。旣無違禁物件。乘客可另僱船。此船尙須檢查。正在舌辯之際。忽江中來一巨船。丘八又大呼看船。巨船不顧。望前逕行。丘八出手鎗示曰。不停看鎗。巨船不得已停篙。艙中轉出一狐裘纒紛。氣宇軒昂之人。大聲曰。吾有陸軍部護照。丘八接視畢。默無一語。其人曰。汝等是何人部下。副使營長連長。姓甚名誰。你喚甚麼名字。一一道來。丘八照對畢。反問曰。你老尊姓大名。其人答曰。問我麼。呵呵。我乃前福建都督現總統府顧問陸軍。

部。高。等。顧。問。奉。總。統。差。遣。來。湘。公。幹。名。叫。孫。道。仁。便。是。哼。哼。我。十。四。歲。進。軍。營。軍。規。也。狠。熟。悉。你。們。截。江。攔。船。究。竟。什。麼。意。思。丘。八。聽。了。嚇。得。汗。流。浹。背。殼。鯪。請。罪。曰。小。的。奉。上。命。差。遣。不。敢。違。拗。懇。大。人。恕。罪。這。個。說。罷。在。艙。板。上。叩。頭。無。算。其。人。曰。那。個。與。你。講。話。找。你。們。長。官。說。理。去。說。罷。解。纜。而。去。某。君。之。船。因。丘。八。悞。爲。與。巨。船。一。處。來。得。以。隨。棹。而。前。事。後。細。問。舵。公。方。悉。鎮。守。副。使。周。某。自。譚。督。請。假。後。卽。命。此。船。停。泊。江。心。凡。過。路。客。舟。須。納。十。金。或。五。金。方。得。過。去。否。則。以。鎗。彈。相。餉。不。幸。遇。着。偉。人。不。惟。買。路。錢。無。看。還。賠。了。許。多。罪。而。且。飯。碗。勢。將。不。保。孫。到。省。後。趙。代。督。卽。有。申。斥。令。嗚。呼。共。和。時。代。有。此。等。怪。現。象。誠。屬。軍。界。之。羞。也。

● 蛋學專家

某官僚仕前清。位至司道。民國而後。以夤緣力。得國務院諮議頭銜。生平官氣十足。一日出遊。與車夫爭價。某高聲大罵云。你這個忘八蛋。簡直是個渾蛋。你要同我倒蛋。我要辦你。這個光蛋。還不快。快給我滾蛋。說者謂蛋有雞蛋鴨蛋鵝蛋鶻蛋之分。此供食用者也。人之食此者。以其有滋養料也。然而有滋養料之蛋。每日所生不過一個。至多

亦不過二個。而無滋養料之蛋。一口氣便下五個。然則某官僚派之生產力。富於雞鵝。鳴之類多矣。或問是那五個。則應之曰。一個忘八蛋。一個渾蛋。一個倒蛋。一個光蛋。一個滾蛋。此言諛而虐矣。

●旅長之威風

河南旅長靳某。一日在天津東站。預定四點四十五分快車之頭等房。挈眷晉京。於車之開行前十餘分鐘。有靳之衛兵三人。奉靳之命。先至東站照料一切。見車中各客房均肩鎖。不問情由。聲勢洶洶。卽欲破門而入。站長得悉。立即趕至。向衛兵等解釋。謂靳旅長所需之房。已經留下。不妨同往後面車上。一看衛兵自知理屈。老羞成怒。破口卽罵。並將站長掌頰數下。其時靳已抵站登車。站長乃召集路警。一面下令。將行兇之衛兵逮捕。一面隨帶路警一名。親往靳處。陳述衛兵無禮。必須依法逮捕。嚴懲乃靳之蠻橫。更甚於其衛兵。見路警欲捕其部下。卽上前將該警猛力一擊。拔出手鎗。欲行開放。幸爲其內眷從旁牽住。懇其勿放。故未致殺人。於是激動稽查西人派克等。一致要求將罪人逮捕。其時行兇衛兵正站立於月台。路警方欲上前拿捉。而該衛兵拔出手鎗。

瞄視路警聲言如有近其身者立即擊死並喚集其餘衛兵各各擊出手鎗列成一行漸漸退至車上既登車尙舉鎗正對月臺上站立之路警等迫令速行將車放行車務人員脅於武力之下無法對付只得下令開車計距規定時刻已遲十餘分鐘矣車行後站長即偕同東站員司數人往謁周局長報告一切且謂本員司因常受此等武人之野蠻行動人心甚爲憤激周局長以善辭撫慰允卽刻報告北京要求窮究事爲英使其斯敦所聞乃向外交部提出質問內容係謂上年七月間本國朱前大臣曾因貴國軍士在京奉鐵路滋擾情事請爲飭令該管部嚴令各軍長官加以約束在案不料日前天津車站又竟發生情形尤爲重大之案該路本國人員奉呈旅長靳口口縱容馬弁無故滋擾甚至持鎗威嚇路務人員舉動違法妨礙路政應請貴政府將該旅長從重懲罰並將當時滋擾軍士一律嚴加懲辦以後全身武裝軍士不得隨其長官在車同坐以免再有滋擾情事卽希查照辦理早日見復爲要噫武人之專橫一至此耶

●靳旅長第二

邊省某督軍由京乘專車赴奉路經天津總站時適京奉通車已經開過尙未抵東站

專車急於開行。站長因通車未到。不發路籤。（按車站例規。前站車未開行。此站不發路籤。緣以防撞車之危險也。且聞近日路局改用電氣路籤。前車未行。電門不開。此站欲發路籤。亦所不能。）因此專車亦須候路籤開車。守待時間稍大。某督遂大發雷霆。以爲東站站長故意不給路籤。又恐專車不能開過。通車益爲急燥。及至東站時。卽有馬弁五六人。遍找站長。適值日站長徐永祿在側。聞之驚遁。尋覓許久。未得洩憤。遂將公事房聽差崔升痛毆。仍憤憤不平。幸站長靈活急飭通車。開入岔道。先讓專車開行。方得完事。由此可見軍人之威風矣。

● 旅長嫖院之儀仗

湖南當零陵稱變時。大軍雲集省城。花街柳巷。幾無處不見丘八之足跡。某旅長奉命勦撫湘南。路過長沙。稍事勾留。卽與名妓謝如意接線頭。是夕也。隨帶衛隊十餘名。將笙歌達旦。之樊西巷。斷絕交通。兵士荷槍梭巡。以防不測。行人不知誤會。北軍擄人。非常吃驚。待事畢之後。始各撤去。此事在旅長一方面。毫不介意。然小民已飽受虛驚。不淺。軍人冶遊。本干例禁。況官長爲兵士之表率。已而不正。何以正人。當正枕戈待命之。

時。又。以。有。用。之。精。神。耗。於。無。益。之。處。此。其。所。以。爲。中。國。之。軍。人。也。歟。

●殘酷不仁之省長

某省省長公署。忽遭失竊。偷去省長之皮袍一件。秘密調查。並無頭緒。後於某晚二公子出內房小解。忽見暗中伏一人。捉住詢問。答係江姓。來此覓廚司陸某者。二公子遂命衛隊將彼捉住。一面調查廚司。並無陸姓其人。且此人既云往廚房。何以直至上房。形跡可疑。事爲省長所聞。知係剪綰之流。卽命吊打皮鞭一千。直至血肉橫飛。方纔釋手。江已不知人事。省長餘怒未息。猶命交縣長收押判罪也。

●卑鄙無恥之道尹

曾任延吉道尹之張某。係虎字將軍之書記官也。由郭省長密保得任道尹。故張氏對於老郭。感激萬分。一日。張晉省。與長春道尹陶某同謁郭。相見之下。張口稱蒙省長栽培。伏地叩首。如搗蒜。陶見張跪。未便獨異。亦不覺膝爲之屈。郭以二道尹如此恭敬。遂亦叩首還禮。國體改革。拜跪廢除久矣。當時僕從人等。忽見省長道尹。大家磕頭。均爲之掩口葫蘆云。

◎好個糊塗蟲

榮澤縣知事趙某。在任有年。毫無善政。偏信家丁劉寶。合署稱爲寶兒。巧立名目。括取民財。凡訴訟不分原被。每張狀詞。索轉呈錢一千二百文。狀紙亦歸其發賣。如不遵定章。則格外勒索。尤可笑者。有鬥毆案。原被鄰右數人到堂。趙知事訊問之下。忽茫然指某甲曰。拉下打。某甲大呼曰。我是原告。又茫然指某乙曰。拉下打。某乙抱著堂柱大呼曰。我係鄰居。不干我事。堂上下視者。均哈哈大笑。趙赧然。乃抬頭問差役。指某丙曰。他是何人。差役答以他卽被告兇手。知事曰。此番拉下打。可不錯了。噫。以若此。曠曠而膺民社。榮澤小民。何不幸如是也。

◎知事親驗處子

松滋縣知事張裕然。在任事。以濫職被控。奉命撤任。張氏謬政不一而足。最甚者。爲檢驗處女一事。更屬妄謬。有黃姓之佃戶某甲。爲人殺斃。棄尸於野。案覺牽涉多人。而不得正兇。張之傭婦。妄言死者與黃姓女通姦。張竟疑以爲寶。拘黃女。至斥其非。處女黃女。不服。張竟強迫檢驗。飭警去黃女衣褲。已則親手撫摩女身。握其乳。謂軟極不貞。復

細視其下體良久不能辨則飭警拘一士娼到署比較警奉命誘士娼袁金香至未抵署門知非好意遂逸去張退堂猶強就黃女必不貞之詞云。

●淮陰之小賄案

江北吏治黑暗已達極點縣知事違法之舉指不勝屈人民之具控愈多上官之眷顧愈厚有恃無恐所由來矣每值一縣知事更換罪人圖脫者往往乘機運動釋放不惜重資縣佐人等視爲一種巨大之收入悍然爲之而不顧淮陰縣缺自奉省長調令劉知事署理六合之信至一般不肖佐治爲平時招權納賄已成司空見慣又值劉氏將去益無忌憚有二市匪盜夏五（其父夏吟秋清之秀才）因擄劫朱蔣氏家一案爲警隊逮訊久羈未得供詞乘機思釋輦金運動初託某所長說項未允乃請某某兩市董與縣署二科長會某承審員李某說通（用洋若干數目不詳）由事主之姪冒名遞一摘除夏狀夏即請求保釋狀進例應由一科擬批一科長蕭某不肯負責即由包批准夏父即邀出李培元等三人具保遂將夏五釋放邑人恨之揭帖滿街痛詆包之受賄而犯法之夏五長逍遙法外矣。

●絕無僅有之縣批

陳二菴去川後，有蘆山縣高等小學校畢業生周文彬，爲訟案具稟於縣公署。徐知事批云：訴悉該生之婦夏間在省，爲陳宦拉去。該生歸來，卽遵新刑律，將孀婦趙錢氏拉去。該氏之子趙寅，乃控告該生拉婦，係仿陳宦之所爲。陳宦無犯，該生無罪。趙錢氏係寡，新律載乃無主之物，但該生仿陳宦之所爲，太早必待吾川選到有黜陟，不知理亂不聞之大總統。該生又做到將軍，然後不獨可拉人婦女，並可嚼民膏血。該生要本知事行文索回陳宦拉去之婦，方退回趙錢氏。該生豈不知道本知事之爲難。陳將軍縱將本知事之婦拉去，本知事亦無法。但該生所拉之婦趙錢氏，雖係寡婦，然有一子。查律無明條，候請高級司法廳批示辦理。此批。

●新雙包案

浙江崇德縣人丁幼樂，前清世襲雲騎尉也。素染心疾，每值元旦，且頭戴水晶頂，足穿方頭靴，身披團龍褂，搖搖擺擺往親友家賀年，意頗自得。光復後，廢止此項服式，心頗快。快時喃喃自語曰：我若做知事，則願償矣。如是醉心於官場者，約有四五年，人亦目之。

爲瘋漢不之理也。一日忽異想天開。倩刻匠顧某。刊崇德縣知事方印一顆。凡家用雜帳及箱篋封條往來函件均書有崇德縣知事丁字樣。並加蓋方印以示闊綽。嗣被肥料公司調查員高某所知。報告縣署。徐知事立派法警拘獲到案。方印亦存案。庭訊之後。按律懲治。以昭炯戒。方印則銷燬云。

●新雙包案又一幕

龍江鄉民榮春圃。前清蘭西巡檢也。因事被撤。賦閑六七年。年近半百。官迷甚重。近經某戚侮弄盜用省長印信。委任榮爲龍江縣事。將僞委任狀送至榮處。榮喜出望外。乘車赴龍江縣接事。木任杜知事以榮係本邑公民。開門迎入。榮即將委任狀示杜。杜見係省長印。而無監印。頗滋疑竇。沉吟未言。榮忽詢監獄多少。獄犯又稱。此次任龍江知事。係本省公民。保薦經大總統任命。杜以其語言不倫。當用電話詢問省長。始知並無其事。當即傳知警廳。派警至縣署。將榮逮捕。公署中盜印僞造公文之雇員亦經拏獲。與榮一併送交法廳。按律懲辦云。

●官歟強盜歟

南昌翠花街胡源興銀樓。爲同業中之巨擘。營業頗爲發達。某日之夕。有身著軍服之甲乙二人。惠顧自謂。攜有現洋五百元。欲購金鐲等件。比由店夥萬某。出金鐲十對。任其選擇。甲乃佯爲試着之狀。次第穿入臂上。突拔佩刀。偕乙飛奔而逃。店夥急出追逐。至萬壽宮口。幾及之。甲用佩刀亂砍。隨向棉花市逸去。適來一膠皮車。將店夥阻住。甲乃遠去。並委金鐲一付於地。爲緩兵之計。乙則向塘塍上奔。至水關橋。被崗警擒住。解至警署訊問。供名王秀雲。現充二十三團一營二連目兵。同伴之甲。乃排長趙永林。比由警署電詢旅部查點。果少排長目兵各一人。遂由旅長面稟督軍。懸賞二百元緝拿。而二十三團團長及一營長。又加出四百元。并諭本營兵士夫役。有能緝獲者。除賞洋外。並以補充該排長遺缺。以資激勵。該號事後詳查。被搶金鐲九付。計重三十二兩餘。聞該排長於搶得金鐲之後。尙回至營部。某護兵見其汗流浹背。比扭臉巾爲之揩汗。趙揮去不用。遂至房中卸去軍衣。換竹布長衫。從容竟去。不十分鐘。而旅部之電話。至已鴻飛冥冥矣。

●病民蠹商之關督

哈爾濱土產。以糧石（即大豆小麥二宗本地統而呼之曰糧石）爲大宗。爲吉省所屬之雙城阿城扶餘依蘭等縣。江省所轄呼蘭綏化海倫巴彥等屬。皆係絕大平原。固爲產糧最富之區。而所產之糧石。皆輸入哈埠。由哈再轉運出口。每年由陰歷八月起。至次年四月底止。平均計之。每日之出入。不下五百車（每車係一千甫。得每甫得係四十磅合中國三十斤）之數。近數年來。內地之農民。前來者日多。荒地之開闢日廣。而糧石之出產亦愈富。哈埠金融之活潑。與各種商業之發達。全恃糧石爲之旋轉也。自侯某充海關監督。見糧石輸出輸入之盛。大爲垂涎。然欲從中染指。無如一介書生。又妙手空空。正所謂君子無本難行利也。於是日夜籌畫。遂想出坑陷其同鄉而再謀害全體商民之計。蓋哈埠商民。魯人居大多數。侯幸而亦生於魯。卽借同鄉之名義。到處聯絡各巨商。商人眼光最短。以爲侯監督不忘桑梓之誼。下交於商人。總不失書生本色。而不知其藏有絕大陰謀也。聯絡約三月之久。侯見各巨商多入其彀。遂出而倡辦農產公司。共集資本五十萬元。先交四分之一。計十二萬五千元。卽行開辦。該公司美其名曰保持買賣期債之信用。實專作搗把之機關。質而言之。直設立一絕大賭局。

也。此種投機事業機關。本爲法律所不許。而竟在商部朦混立案。此公司一開幕。哈埠之賭風大熾。往往孤注一擲。卽有數十萬之贏輸。侯坐而抽紅。每年可抽一百二三十萬元。則大衆所賭之雄。可想而知矣。而侯所設之策。至爲周匝。如有嗜賭之人。雖有雄資。亦不能入局。必須代理店代爲下注。所謂代理店者。卽二賭局也。代理店設立之初。必須先報該公司。先交押款一萬元。該公司爲之核准。方能入局。買賣一車。仍須交一車之押款。午前買賣者。則押款至遲十二鐘。必須交到。午後買賣者。則押款次日十二鐘。必須交到。逾期卽將牌懸出。上書某某號停止交易。故賭徒能騙代理店。而代理店要不能拖欠該公司分文也。侯見此事成立。又提議組織銀行。共集資二百五十萬元。專經理該公司吸收之押款。如此盤剝。不過三年。居然富甲一方。然而商民苦矣。商民多傾其視線於賭。且大賭而特賭。因此而傾家敗產者。比比皆是。卽因此犧牲性命者。亦時有所聞。有周某係黑河某號派來採辦貨物者。被誘而賭。共賠累至五萬餘元。所帶之款。一概賠淨。尙虧一萬餘元。周思回去。無法交代。乃投松花江。而自戕。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侯之肉足食乎。

●保衛團之怪現狀

海監敕海廟。演劇迎神。本地保衛團特派團兵十餘人。往維秩序。於廟門前設方桌二。桌上雜置茶壺四。茶杯八。香烟火柴之屬。稱是。而於桌旁柱上。黏紅紙一條。書保衛團公館五字。見者譏爲臨時公館。該團軍械舊而鏽。且多不全。以草繩代革帶束腰。調戲鄉婦。毫無紀律之可言。團長某甲。本係地痞也。

神秘寫真

李定夷編著

惡家庭

●殘忍之祖若父

安徽壽縣第十一區蘇王臨坊有一種極有趣味之奇案。坊有范某。本是農夫。嗣見苦力難做。是以改學巫術。往往語人曰。吾現得了大仙。能治各種稀罕怪病。鄉人被惑者。不知凡幾。近數年來。尤大出風頭。動步非乘輿。乘輿非四人抬。不可。否則不去。其尤足令人髮指者。每與人治病時。必先攜大刀一柄。曰斬仙劍。八哥鳥一隻。曰引路侯。有人請時。必將此二物。令人拿在所乘之輿。前行。走作開路先鋒。本坊坊民范懷順有病。即請范某往治。不意范進門後。謂病者曰。吾查汝之病。與汝第三子犯剋。不但與汝犯剋。即與汝全家均犯剋。如想汝病愈。并保汝全家生命。非將此第三子殺死。不足挽救。并曰。吾與汝有族誼關係。故不忍坐觀病者。聞此警告。無法可想。然於殺子。又不忍爲。磋

商者再均無良策。忽病者之父謂范曰。大仙既云非殺孫。不能保吾全家性命。除此又無他法可想。惟有聽諸大仙施行而已。范既受如此明白表示。即於次早執刑矣。嗚呼。七齡幼子。遂受此不白之冤。死果無何等報應。則天理國法。安在。幸不數日被本坊董事查悉。將范捆送本區團防局。轉解縣署。縣長訊明案情。是實。乃將范某一名鎗斃矣。

● 酗酒殺兒

甬人夏某。年二十八歲。向撐烏山船。不知是否此兩字。因人言如此。故錄其音。爲業娶妻某氏。二十四歲。素居原籍。曾生二子一女。俱早殤。今被殺之孩。乃其第四子也。生不過三月。夏某之妻。寄居上海南碼頭地方。與某某兩姓同住。某晚。夏與友人甲乙在該處夜膳。因飲酒過甚。乃生戲言。友謂夏曰。汝子雖佳。奈不肖。汝貌恐非汝之真骨血。夏聞之。憤甚。頓起殺子之念。歸家後。即手持菜刀。奔至樓上。將其小孩連斫。四刀始斃。斫第一刀。忽聞哭聲。其時妻在樓下。始覺有異。即集同居喊救。奈夏將房門緊閉。一時無從援手。夏聞妻至。大怒曰。汝來甚好。予正欲取汝狗命。妻聞之。懼而不敢作聲。一聽

其玉雪可愛之兒。作刀下之鬼。事後夏將孩屍拋棄浦中。今晨潮落。仍被鄰人所見。乃告崗警。遂將夏與孩屍一併帶去。聞夏某酒甦後。呆若木雞。似頗有悔心也。然而晚矣。

●判家庭革命之活劇

曾任定遠知事之祝某。爲某道尹之公子。頗有政聲。方其在任時。欲與王姓結親。乃父極不贊成。遂實爲家庭革命。聲言如不允。伊與王氏聯姻。伊卽歸宗云云。乃父聞之大怒。以其與忤逆。所謂歸宗兩字。不知如何命意。除飛函詰責外。適赴蚌城爲倪督夫人祝壽時。面稟聶省長。聲明其子種種忤逆行爲。宣告脫離父子關係。省長以知事爲親民之官。不孝父母。安能臨民。歸省後。卽撤其署缺。改委郎溪知事。接署祝某於交代部。楚後。攜眷歸省。正值乃父盛怒之下。不准其子等入署。某乃面懇某局長代爲緩頰。由某局長約請祝氏父子到寓。某長跪請罪。乃父大加呵責。氣不能平。當由某局長令某他避。迨軍務會議。馬太夫人祭奠期內。道尹親往弔唁。某局長糾合同僚多人。又爲緩類。派人往尋其子。至擬公同勸解爲祝。道尹偵知。乘轎先歸。後雖一再用電話邀請。均經道尹婉言拒却。復經馬會辦一再向道尹懇情。派參謀長警廳長偕其子歸署請罪。

祝某長跪庭中約兩句鐘之久始得乃父承認言歸於好是誠最近官僚家庭中之新笑談也。

●爲貧殺女

邇來社會生活程度日高窮鄉僻壤餬口頗非易易因之有大背人道之事曰溺兒者時有所聞台州西鄉地瘠民貧男子安宴終日噴烟吐霧消光陰於芙蓉城裏他事毫不聞問妻則終日力田胼足胝手頭蒙藍布跣足裹裙無衣裳而着背心勞苦烈日下或戽水或耕耨然所獲極微勢難贍家故生子二人其一必賣爲沙彌女子則臨盆卽溺毫不足卹云。

●慈母不慈

揚州舊城內某姓婦生三子最幼者三歲尙不能言濕瘡遍體恆哭啼婦惡之甚一夕兒醒遺矢滿床婦益憤恨頓念家中有殺鼠藥乃和水以飲之及天明兒尙未斃扼其吭氣乃絕後又殺五歲之子云婦進毒時兒畏苦不納婦擊以掌力灌之始入口忍心至此真罕見也。

●新殺子報

四川什邡縣屬之徐家場。有農民陳某。正室已故。繼娶之妻。不守婦道。醜聲外播。乃疑前婦所生之十一歲遺孤。洩露其私。非常懷恨。誣指爲忤逆不孝。遂卽逐出。嗣經親友力阻始罷。不意婦竟乘兒父進省時。用麻繩將孩子勒斃。經鄰人知覺。一閃而入。急灌酒藥等品。始復活云。

●洪洞之惡俗

山西洪洞縣湯知事。以該縣溺女之風甚盛。此弊不除。於地方風化。關係甚大。當卽召集警佐。村長。村副等開會討論。擬定禁止溺女方法八條。(一)各村長出具切結。擔任除此惡習之責。(二)村長副不能兼顧時。責成各閭長查辦。(三)每村應設女稽查臨時偵查。(四)不論大小村莊。必設穩婆。(五)生產不論男女。卽時報告村長登記。(六)初生女兒。一月內死亡。必經村長查驗。穩婆出具證明書。(七)生產家如有溺死等情。經人告發。按法懲治。(八)如生產家故意溺死。穩婆村長等代爲隱飾。經查覺復。並予科罰。此禁令頒布後。惡俗當可革除也。

●最毒婦人心

常州西門丫河鎮有僑民江陰人六壽者。向開茶館爲業。頗稱小康。年及花甲。膝下猶虛。乃娶繼室。爲續嗣計。逾年居然天賜麟兒。六如獲至寶。喜不自勝。初六弟七壽早亡。遺子女各一。妻不能賦柏舟。卽再醮去。六撫養二孤。愛如己出。且有以其子爲嗣之說。至是七妻聞伯得子。痛財產承繼有人。頓生惡念。乃往六家。道喜暗唆。六妻殺兒。以除後患。六妻以妾得子。於己不利。惑焉。欺妾初育。不諳產事。令其休養。而托鄰媪乳兒。竟於夜間以手壓兒喉。死之。與江北人阿四番餅二枚。使棄諸鄰近之塘口。村義塚。過其地者。猶聞兒哭聲。但模糊不能卒辨。時六臥病床第。以未聞小兒啼叫之聲。問大婦。婦以巧語給之。後其事爲妾所知。大慟兩日。盡腫。飲食俱廢。願與兒同歸黃泉。鄉里聞之。大爲不平。然亦無如之何。

●蘆花劫

甬人某甲。在滬南南碼頭機廠街地方。開設小雜貨肆數處。數年前。因妻病歿。遺有子女各一。年事俱幼。乏人照料。遂娶同邑某氏女爲繼室。氏人既醜陋。復悍妬異常。平日

虐待前妻子女無所不至。鄰人咸敢怒而不敢言。甲固懦夫。尤不敢與較。而護其子女也。某君家居左近某里。里有自來水龍頭。任居民取用。某君常見一衣衫襤褸而無人色之垂髫女郎。就龍頭取水。寒天欲凍。尙衣單薄之衣。一子七齡。先被後母虐斃。一日某君遇女。詢此單薄之衣。覺寒冷否。女謂作事無片刻息。反不覺其冷。某君不禁惻然。後見其日漸憔悴。終不能預人家事也。一日某君夜歸。其夫人語之曰。子常日所言之可憐女郎。今日竟被其後母毆斃矣。女郎近已病危。猶日提水壺至老虎灶泡水。今日不知因何獲罪。後母乃以木棍擊其頂致死。予姑曾親往其家一觀究竟。見女橫臥一狹之木板上。脚一屈一直。頭覆藍布一方。腦後傷處。隱然可辨。此時鄰人畢集。僉欲語其兇蠻無理之罪。爲女郎一伸其冤。詎其母毫不知懼。反侃侃而談。謂諸人曰。汝輩來。豈爲彼女送殮乎。大約汝輩男女俱爲彼女之子孫。所以來送殮也。人見其蠻橫殊甚。都不敢與辨。惟握拳切齒。謂若是人尙不治以殺人之罪。恐後益肆其兇威也。後草率入殮。見之令人酸鼻。言竟唏噓。某君聞婦言。爲之竟夜不釋。嗚呼悲矣。

●殺媳奇冤

南通二橋頭。有業篋匠者。甚貧。家中父子母女四口。娶媳某氏。於本月十八完姻。孰知其姑憎媳貌醜。竟於翌日。乘其子出外貿易。偕其女入媳房。用竹打通塞入媳之下部。復以敗絮從竹管納腹內。而斃。被母家偵知細情。大興問罪之師。篋匠託魯仲連出爲排解。送警局洋三十元。警局不受。竟以詳情呈報縣署。知事親往檢驗。員詳視上體。並無傷痕。惟鼻孔流血。及驗下體。見竹漏出。陰部外取竹而出。腸隨之下矣。血流如水。慘不忍睹。殺媳虐媳。時有所聞。若此者。亦誠空前未有之慘劇也。

●淫毒婦

湖南新化孫某。在省城納妓戶李金玉之女桂貞爲妾。後因妾已有孕。攜回新化城內家中。與其妻同居。其妻某氏。年過四十。妬念甚熾。見孫攜妾歸來。不勝憤恨。去歲陰歷十二月。孫某赴錫礦山。氏竟與其二子商量殺妾之計。長子不從。次子允諾。某日。悉遣其家人外出。氏與次子撞入妾房。次子手持扁擔。先向妾之腹部猛擊。妾倒地大呼救。命氏急與次子以繩勒其喉。際使之不能出聲。旋取一鐵棒。在竈下燒紅。通入妾之陰戶。登時斃命。孫回家知悉。以案情重大。雖愛妾含冤。不忍舉發。此事然鄰里播傳。知者

甚多。似此窮兇極惡慘無人理而使逍遙法外民國真無法律也。

●姑惡姑惡

有僑居無錫西門外弔橋晚之江北婦人潘氏者。生有一女。年已十餘齡。頗能助理家務。由同鄉人浣衣婦何氏爲之執柯。許配與同鄉夏阿福爲童養媳。夏操餽餽擔業。人極忠厚。妻戚氏。則非常凶悍。鄰里中咸有雌老虎之名。自潘女過門後。初尙相安無事。惟間加訓責而已。詎二三月後。卽日以鞭撻從事。潘女初猶受之。隱忍不言。一日戚氏又施毒手。潘女以受苦不過。祇得逃歸母家。其母卽用好言勸慰。仍行送至夏姓。詎戚氏待女。母回去之後。卽將養媳縛於凳上。痛加毒打。打之不已。復將養媳推入西城內護城河中。幾至淹斃。及至該養媳掙起。扒至岸灘。戚氏倒提手足。將其拖歸家中。頭腫眼青。血流如注。迨抵家時。已因受創過重。而氣絕矣。幸旁觀不平。遂將此情報告警署。始將戚氏捉將官裏去也。嗚呼。若夏戚氏者。可謂慘無人道者矣。

●嗚呼人道主義

上海三馬路某旅館主人呂某之妻。向以販賣幼女致富。其法先以賤值購貧戶之幼

女名爲侍俦。俟稍長。擇姿首稍佳者。賣入妓院。醜陋者。則賣于花烟間。或充三等雉妓。初無知者。蓋呂某貌似良善。且僞充文墨中人。是以鮮有窺其隱幕。迨至去歲。因呂妻用種種凌虐手段。竟擊斃一婢。里中人始悉而惡之。邇來尙有一婢名春英者。年僅九齡。呂妻兇悍凌虐。較前尤烈。日給春英薄粥一餐。苦役仍春英任之。當其鞭笞春英之際。見者莫不髮指。雖春英極力哀求。弗聽也。嗚乎春英。斯時尙係清白女兒身。倘稍長大。又將賣入雉妓院。作無恥生涯矣。世之留心人道者。當有善法以處之也。

●子刦父財

吳某。山西籍。僑寓津梁。前清時。曾任各處州縣。積得造孽錢不少。家中僅一妻一妾。皆無出。某年近花甲。昔年曾領得同鄉人爲螟蛉子。溺愛異常。嗣後其子長成。專與無賴爲伍。無所不爲。狂嫖豪賭。任情揮霍。某之私囊。已被其耗費不貲也。某屢加訓責。怙惡不悛。甚至口出惡言。甲憤極。遂將其子逐出。脫離父子關係。子在外更無忌憚。妙手空空。幾流爲丐。旋聽諸無賴。慫恿帶領。無賴數人。面塗黑色。手執利器。於夜深時。至家破扉而入。卽將諸人捆住。用棉絮塞其口。家中所有席捲一空。子臨去時。將諸人口中之

棉絮取出并與某言不許報官。若報官我當取汝頭。顛言畢彼此呼嘯而去。某當時不知盜匪爲誰。後聞其言語之聲始知係子所爲。誠恐果爲若輩所害。只得忍氣不敢聲張。噫此剝削民脂民膏之報應也。世之刮地皮者當可猛省矣。

●母也天只

無錫北鄉萬安市張麗莊地方有鄧阿狗者。生有一女年已二十有一。夙有瘋疾。時發時愈。嫁於附近浜口地方張姓子爲妻。數月後卽已身懷六甲。不料癡病大發。張姓退回鄧家。嗣卽復嫁與客民蔣姓。蔣本伯道無兒者。利瘋女之孕也。乃卽納之爲妻。未幾呱呱墮地。竟舉一男。不料癡性復發。驟將嬰孩擲諸坑廁。蔣大憤。又退回鄧家。乃三嫁於操舟爲業之某甲。不三月亦退歸母家。二年以來三嫁三退。其母吞聲飲恨。無可如何。遂心生一計。在門外掘一土坑。僞呼其女出外閒眺。及至坑邊卽猛力一推。推入坑中。將瘋女活埋而死。嗚呼慘矣。

●人倫之奇變

潭邑中湘洗脚橋劉玉生者。無賴子也。好賭博。一日輸錢甚巨。忽妙想天開。暗將其母

方氏押與該邑城外二等妓家。事前該妓戶不知方卽玉之母。殆至約妥。玉回家向其母。捏稱某親有某項要事。請母親一行云云。比呼肩輿。自送至妓家。其母甫下轎。睹室中人均非素識。深爲詫異。欲覓其子。已渺如黃鶴。方驚駭問。搗母謂之曰。汝已由劉玉生。押於我家。營業現玉已取去押銀三百兩。汝其安居。方答謂玉卽我之子也。該妓戶始知被騙。仍扣其母勿令歸。一面由方出名。控玉於潭邑知事公署。請捕玉到案究辦。此真人類中之禽獸。不加嚴辦法紀蕩然矣。

●惡叔謀害寡嫂

昨日之夕。風雲陡起。雷電交作。始則隆隆之聲。無異平時。繼而燈火之光。閃爍空中。雷聲霹靂檐間。令人耳聾目瞶。而房屋復如舟在水中。時形波動。更足驚惶失措。當時以爲如此巨雷。我不觸電。必有他人受其影響者。事後調查。東唐市附近環段地方。果有因之致死者。而唐市鎮上之錢阿三。又因之虛心屈膝。自白其陰謀。查錢阿三人極狡狴。性尤貧鄙。其寡婦薄有田畝。阿三每思占爲己有。因之數起爭端。懾於公論。不敢公然攘奪。積恨在心。將置毒藥實行暗殺。此時外人固莫之知也。不料此次之雷聲震撼。

山岳異常劇烈。實足以寒奸人之膽。而阿三因之心虛萬端。戰栗不能自制。卽出外跪於雨中。喃喃不已。直招一切其妻某氏。平日略有聞知。知天公已覺其夫秘密。以爲若不招認。改過必難幸免。於是亦跪於雨中。將阿三欲毒斃寡嫂之陰謀。明白宣布。未幾雨霽。阿三得以無恙。於是遠近皆驚。天公神明而不可欺。嗚呼。學校教育之效力。遠不及此。聖人神道設教。良有以也。

●多妻鑑

北平西直門內南小街官園路南住戶某甲。係參謀部人員。有妾三人。時與正妻爲難。而妻亦不能相容。一日。妻妾之間。又起衝突。不料某甲左袒其妾。當將妻痛毆一頓。其妻羞憤不堪。遂於是夜東屋內自縊身死。某甲惑於妾言。草草成殮。然三妾之間。亦多意見。妻死後。三妾爭寵。勃谿聲尙達戶外也。

●家庭恩怨記

恩綿。係正黃旗人。清室三等侍衛也。夫婦感情素劣。恩綿後納秦氏爲側室。將嫡妻廣氏逐出。在安福胡同鄭宅傭工。伊子崇喜。年二十七歲。在內右一區充當巡警。一日。染

病回家調養。秦氏欲將崇喜逐出。崇以秦氏蠱惑是非。致使家庭夫妻父子不能完聚。乘伊父內廷值班時。用刀將秦氏砍傷。脖項前胸肚腹左手等十餘處。見秦氏昏迷。知其已死。自己用刀自刎。因傷不重。復投水缸。身死已而。秦氏趕來。比恩綿。回家崇喜已冰矣。

●惡姑騙醮節婦

崑山西鄉織機匠陳某。於今夏物故。家有一母一妻。其妻年尙少艾。雖夫故家貧。柏舟自矢。撫孤守節。不作他想。無如陳生前曾向張某往來辦貨。歷年積欠洋七十元。張屢索無着。慫恿其姑將媳售爲人妾。既可完亡人舊負。又可得資贍養。乃姑竟被所惑。私與張商。妄言明身價一百四十元。除去欠款洋七十元。餘歸乃姑。收入其事。媳絕不知也。一日張遣一媼持錢五百文。詭言主母臨盆。需人伏侍。邀媳前往幫助。媳信以爲真。用輿抬去。強行成婚。娶之者爲張之堂兄媳之母。族得悉。遂赴法庭起訴矣。

●西廂之一幕

王永林居上海。幼聘沈氏女爲室。既長。王家貧困。沈母有賴婚意。王知之。乃糾衆搶親。

沈女翠林。不願嫁王。至以死爭。王不得已。乃送翠林歸家。於是沈母乃延律師在公共廨刑事科控王。稱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晚。王永林違法糾衆。強搶伊之二十歲女沈翠林。希圖成親。公堂開訊時。原告沈王氏所延之律師上堂。陳述案情。堂上向沈翠林詰問。據供年二十歲。與被告素不相識。迨至五月二十一日晚九時許。被告糾同數十人到我姨母家中。強將我搶去。至伊家。見燈燭輝煌。逼我成親。我因不甘。意圖尋短。見未幾。即放我回家。而母親亦已得悉。趕來。向其交涉。被告王永林。亦延律師到堂代辯。據供年二十四歲。八歲時奉父母之命。憑媒聘定原告之女爲室。現沈姓意圖賴婚。故出此下策。因我兩造。本有戚誼。未用婚帖。繼由兩造律師互辯之下。官以原告所控證據不足。判令將案註銷。

●父子同科

北平東直門內山子石住氏錢某。父子皆好冶游。兩相隱秘。其子春源。一日赴前門外溫柔鄉茶室遊逛。至出門時。逢其父入。父大罵曰。渾蛋小子。你來幹甚麼。春源答曰。老人家。幹甚麼來的。錢某略一沈吟曰。我找你來的。旁觀皆大笑。噫。父子同識一妓。何怒

爲。

●寵妓滅母

奉天西關外。有某糧食店掌櫃田子雲者。與土娼金喜結不解緣。金喜有終焉之志。奈田囊無餘資。不能爲量珠之聘。而金喜則矢志不移。田見其情義可感。却之不恭。不得已。奇想天開。將其母之所預置之壽材。變賣售去。得洋八十六元。以爲金喜身價之資。比將金喜迎歸。樂不可支。而知其事者。咸謂田毫無心肝。此誠納妾者空前之籌款辦法。田實發明家也。

神秘寫真

李定夷編著

惡僧道

●花山之痴和尚

江陰關岳廟內有癡和尚名興隆者。目不識丁。誦經非其所能。故平日以燒火挑水爲事。每次出外挑水。人多以其癡狀可笑。樂與之談。彼自言善關獸亡。致一般頑皮小兒。見其外出。羣趨戲弄。有令其關狗。有令其關貓。彼無不應允。以博人笑。一日。忽攜帶觀音一座。遽至離城十里許之花山。結團瓢於麓上。晝夜盤坐其中。敲木魚以求募化。附近居民。憐其飢渴。送與飲食。未及多日。漸有鄉人來焚香頂禮。凡有所求。時亦靈驗。因之闐動遠近。問財求子者。絡繹於途。而遠方雇舟來此。許願助捐者。亦不乏人。余聞此信。乘閒前往。一探究竟。步行十餘里。數問始得是處。見團瓢中。香雲繚繞。癡和尚盤膝端坐。旁有許多善男信女。皆來求仙方者。咸手握茅草一束。請和尚執向香上。數轉歸。

而煎服治病因之附近團瓢之茅草數畝被拔一空。余思茅草固不足治病然服之亦無大患。但恐有毒草雜於其中則貽害匪淺。故出外堅囑拔草諸人專拔茅草勿雜他卉。當時來一農夫據云此草靈驗異常。前日彼村中有某牧童牽牛過此遺糞草上是牛立即倒踣。牧童大哭不已。施救無方。後經牛主聞之來此焚香許願。請癡和尚救治。彼出外拔茅草數根飼之。復將牛之四肢摩撫幾下。牛即起立如恆。此真齊東野語也。附錄於此以博一粲。

●胡蘆裏之妙段

陽邑城隍廟有丐僧手搖破芭蕉扇狀如濟顛僧。然日在廊下賣藥。謂可治難產。若置其藥末於孕婦臍中。以手摩其腹。則胞胎即立下。云且高其聲呼曰。切不可。以之打胎。若犯之。必遭五雷擊頂。而購藥者皆偷香竊玉之滑頭少年也。胡蘆裏究竟什麼藥。是責在有警察之職者。深望其向僧人一請教之。

●方外之新生涯

武進懷南鄉上雷庵內。附屬國民學校。已垂數年。尚稱發達。庵旁新增私塾一所。學務

委員過漢秋。赴鄉調查。行經其處。聞呶呶之聲。達於戶外。入內。見一禿僧。高坐堂皇。生徒十餘人。手執千家詩。百家姓。環侍左右。詢知僧人。卽係上雷庵住持。過令生徒講解。咸茫然莫知所對。出家人教書。已屬離奇。而該僧文理不通。貽誤青年。尤爲荒誕。乃由該處鄉佐。勒令解散矣。

●狐仙愛和尚

花山。江陰第二之高山也。富林木。往年數遭兵亂。該山時有搶松之舉。而其最高之峯。惟有茅屋三椽。除獵夫樵子外。平民無能到者。有近山居民陳某家。苦於狐患。因思設火醮以除之。於夜家人均夢有人告曰。爾等苟能送我至山巔。楊老師處。則余決不爲爾等害也。於是陳某使僕役數人。取狐仙之位。而赴山巔。則茅屋中一老僧危坐。目閉手動。口中喃喃之聲不絕。諸僕以爲怪物。欲集村人往制之。後經樵夫洪某出而說明。謂老僧楊姓。兩年前至此。因伴狐仙。故力行修道。粒米不食。噫。野人野語。誠荒誕不經之至也。

●苦肉計

上海邑廟中得意樓前。踞有僧人一。左臂脈脰之上。插有三寸長之小刀一把。兩面洞穿。滿手血漬。已作紫色。見者莫不駭然。其意蓋欲使人注意。見憐而施也。化緣之法甚多。何必用此苦肉計。如此僧者。可謂異想天開矣。

●犯戒之僧

揚州武廟住持僧果誠。素來不守清規。去歲與某姓女。曠未幾。女郎有孕。女早失怙恃。其兄某甲。柔懦無能。令妻縱妹私奔。藉圖掩飾。僧俗家在邑之某鄉。竟攜女偕往。比臨募產。一男。僧大喜。遍邀親友。大開湯餅會。事爲無賴。蔣某偵悉。以和尚生子。有玷佛教。乃向僧敲詐。未遂。蔣等復聳令女兄出而控訴。女兄未爲所動。又唆令女姐丈某。起訴於縣署。控僧姦拐民女。僧聞之懼。立逃去。該廟遂由伊師弟果先住持矣。

●鈞尙避清規

常熟破山寺。地處荒僻。寺僧類皆放蕩形骸。不守清規。近邑人延請月霞禪師住持。其寺禪師對於佛學。頗有研究。曾在北京武昌日本等地講經。所至皆備受歡迎。自主持該寺。大振規律。與衆僧約法三章。(一)不得自由下山。(二)不往人家做佛事。(三)每

日坐香三小時。一般僧徒素行不羈。一旦有此約束。勢難忍受。但又未便抗違。遂相約。逃避寺爲之。空云。

●和尚不守本分

北京西城寶禪寺街廣善寺僧人寶珊。因強姦婦女。畏罪逃往營口。倩人將事彌縫完竣。始行回京。自知作孽太多。惟恐發覺。別項禍事。彼時難逃牢獄之災。乃向內務部呈報。卸去住持責任。而內務部對於僧之不守清規。早有所聞。當批令候查。有無糾葛。再行辦理。僧懼甚。不待批命。仍逃往他地云。

●不經之談

離江城五十里。有名白蕩裏村者。前臨大蕩。故以村名。每年秋夏之交。輒河水暴漲。害及田畜。村人設河神廟以祀之。今年有雲遊道人過村。自云張姓。爲天師嫡派子孫。能治一切妖精。言村前大河有黑魚一條。能爲災害。如願設法除之者。可隨我至定山取法寶。降服此妖。惟不可過於吝財。村人從之。然亦無效。張道士遂悶悶而去。上月忽自江北購得關聖神像而來。投於河中。當夜波浪大作。明晨視之。河水頓淺。說者謂黑魚

乃周倉之所變云。如是我聞。誌之以博一粲。

●妖道

南江縣所屬之雲霧山。高約四十餘里。上有真武廟。相傳明朝靖難之役。建文帝孤身逃出。削髮於此。多有遺跡。今秋有野道居此。自謂能識天文。與人言休咎。問有中者。一般鄉愚婦女。遂信之。若神道士。藉此斂錢。狂妄益甚。一日往某團總家。言清當復興。何以知之。謂觀於天文。某團總乃謂道士曰。子言凡事能前知。亦知爾立刻有禍乎。道士惶恐不能言。某團總遂集衆。將其綑綁。謂其妖言惑衆。送縣懲辦云。

●退鬼咒弗靈

武昌貢院前街。有某姓延道士設醮。至夜分。諸道士皆散。惟一道士因收拾什物。獨後行。某姓之小兒。極頑皮。以長繩一根。一端繫枯荷葉一柄。一端繫於道士之衣上。道士走。荷葉亦隨之走。是時滿街人靜。道士聞荷葉之響聲。疑後有行人。回首視之。又一無所見。心甚恐。以爲鬼。乃亟亟唸咒。其響也如故。於是狂奔。其響聲更甚。若有人之相追。逐者比至家。已面無人。色其家人問之。彼告以故。旋有人見其衣後有枯荷葉一柄。曰。

得毋此物作祟耶。道士始恍然。詈某姓之小兒不置。

●羽士貪財喪生

客有自萍鄉來者。謂該處某煤穴。屢經失火。總辦林君患之。特出賞銀四千兩。募能熄火。並保其再無火患者。旋有一道士自告奮勇。謂能止火。且保無後患。林亦姑妄聽之。令其前去一試。詎道士披髮仗劍。一進穴中。卽窒息而死。術之不工。神兮無靈。竟以四千兩賞金。故身殉煤礦矣。

●城隍廟之雙鴛鴦

嘉禾鴛湖側。有小城隍廟者。係有名古刹。香火甲一郡。故廟產甚豐。近年爲道士三寶所住持。惟三寶不守清規。飽暖思淫。慾竟娶婦同居。廟內以清淨地。作合歡場。明目張膽。毫無顧忌。事爲邑人所悉。卽商之廟董。欲將三寶逐出。經三寶再四苦求。始允仍其舊。惟其婦則擯之廟外。別營金屋矣。

●仙人嫁法師

洋涇鎮東柵外。大名鼎鼎之某女巫。(俗稱仙人)年逾不惑。其夫某甲。早已亡故。女巫

不甘孤寂。卽與某乙相識。而乙又於今夏亡去。邇來女巫復與一年祇二十許之羽士。結不解緣。雙宿雙飛。情同夫婦。後竟行正式結婚禮。一時男覲女巫及各羽士紛紛前往道賀。頗形熱鬧。左近人士之前往觀禮者。亦絡繹不絕。說者咸謂仙人配法師。真是一對絕物也。

●淨土變血地

洞庭東山某尼菴。有一尼。青年少艾。頗惹遊蜂狂蝶。一日。隨衆尼於殿上誦經。忽覺腹痛異常。少頃。卽聞呱呱者。墮地。血跡淋漓。拜墊上視之。一極肥胖之壯孩也。衆尼皆不忍棄之。問尼與何人相識。尼終面赤不言。現此孩仍由尼撫養。孩子長大後。祇知有母。不知有父矣。

●尼姑庵開賭

滬北江灣鎮北郊。有一尼菴。名曰活觀音堂。內有一龕。據云。龕內卽該菴老尼。龕週包以小屋。惟留一小孔。可以內視。嘗揚言於衆曰。若誠心求之。必能見龕內之老尼。故一般愚夫愚婦。趨之若鶩。大有舉國若狂之概。某君亦曾臨彼處。但未能見龕中之老尼。

諒某君不誠耳。後菴尼又異想天開設花會以斂錢。故香客者愈形擁擠。加以賭徒流氓扒手等混足其間。大有一日千里之發達。事被警廳得悉。屢往拘拿。然終有不得贓證之憾。內容亦頗黑暗云。



神秘寫真

李定夷編著

惡巫醫

●蘇州之師巫

吾國素重迷信鬼神之事。因此狡黠之輩。故意造作。乘機斂錢。卽蘇州一方。而男女之爲師巫者。已如許之多。推想各處。何可勝算。以有用之金錢。爲無謂之用。大可歎矣。茲將蘇州男女師巫住處。羅列之。

黃鸝坊橋餅店。朱家莊。大石頭巷。中軍弄。臨頓路小日暉橋。虎邱七圖。
紅板橋。蔣廟前。半塘彩雲橋。吳趨坊仁思橋。樹家莊。西津橋浜。邵磨針
橋。申莊前。官庫巷。古市巷（以上女師巫十六處）施相公弄。鳳凰街。護龍
街（以上男師巫三處）

●醫界之蝨賊

蘇州醫生之敲竹槓與擺架子。早爲人所共和。凡稍露頭角者。出診必須三五元。門診亦起碼五六角。卽毫無聲名者。亦須門診三四角。出診一二元。且號金轎鈿藥費。尙不在內。故家境稍困者。一遇疾病。多無力醫治。任其自然而已。噫此其真所謂存心濟世歟。醫家匾額上。每有存心濟世等字。更有一事可恨者。卽若輩之擺架子。每遇出診。必在晚八九時後。方始出發。以示生意興盛。竟置疾病危亟於不顧。因之一般稍有身家者。寧加封提早。而若輩又多獲一注外快。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誠足令人髮指也。

●虎勢壯陽

餘姚庵東市。每值冬日。有所謂廟會者。無非借酬神之名。而大開博場也。至時行賈設露肆於通衢。百貨雜陳。江湖術士亦走集其間。以售其欺人之術。有自稱齊大仙者。莊鐵口者。一則行醫。一則談命。齊身體肥滿。步履蹒跚。行時輒張兩手。類羅網之龜。所開方案。每依臨證指南。全方鈔錄。不問病情若何。至有孕婦服藥一劑而死者。莊則衣藍綢開氣袍。冠僧帽。足履貓皮靴。口中喃喃。若有鬼物附之者。日爲人談休咎。愚民多爲所惑。又有一江湖醫生。另在市尾。設一肆。出售虎皮。虎骨及臟腑等物。遇無子者。輒勸。

其出重價購虎腎。煮而食之。謂可一索得男。有解姓諸姓。均肆傭也。年逾四十。嗣續尙虛。因就肆各購虎勢一具。價均六十元。烹食後。嘔吐終日。轉至陽痿。因糾衆與賣藥醫生爲難。則已先聞其事而宵遁矣。

●辰州符

無錫斜橋黃某。偶患傷寒症。延醫診治。時適有賣辰州符者。來云。伊可包治。遂出符五張。命黃每晨吞服。惟須忌食湯藥。五天後當可全愈。麼某信之。當時給洋兩元。言明愈時再行重謝。詎知吃符後之第四天。黃某竟因不吃藥之故。溘然逝長矣。走江湖之害人。於此可見。望病家注意之。

●二隻手

淮安縣魚市口地方。有醫生應某。懸壺多年。生意素稱發達。每至人家視症。不及二十分鐘。卽走。是亦醫生中之髦派者。一日。應某至邑中何紳家視症。甫將病者左手之脈試畢。卽反身至席前。下筆開方。詎何某亦精於歧黃學者。見其只試左手一脈。殊覺荒唐。姑不之責。任其開方而去。次日。仍延應某醫治。屆時。應某至。將病者之左手脈試。

畢方欲試右手脈。何某笑謂之曰：「昨日閣下僅試一隻左手脈。若今再試右手脈，則變成三隻手矣。」應某聞之，面如死灰，痛咎己之粗心，遂向病者道歉，稱罪而去。一時聞者咸以三隻手呼之。應某經此挫折之後，生意日見減色，其後無人問津矣。

●道士治病

楚北一道士號半仙，每以雋語治病。其方恆七言兩語。有難產者，請方云：「扳開兩脚朝天睡，管取周時下地來。」歷一時許果下。有患子好賭者，請方云：「時將籐杖敲臀股。」（下注此味常服）猛把剛刀截指頭。（下注云此味病亟時下之藥性太猛，勿令病人知。）後夏楚不悅，其父立黑暗中，持刀割去其指。子痛甚而不知爲何人所割，往告父。父以神明恐之，懼而歸正。一日有少婦來謁，問以何事，不答。久之始忸怩而言曰：「身是巨室，寡居不能忍，而又不肯越禮，求賜一方，俾得全節。」半仙笑曰：「是病不難醫，書方云：戶外莫窺，佳子弟牀頭安個角。」先生婦遂以清名終。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然並非奇方，不過看準病源耳。

●匾額妙文

溧水城外有某醫稍讀湯頭歌訣。居然懸壺閱世。人有延其醫治者。間亦有效。數年來。稍露頭角。生意頗佳。以致裝腔作勢。大擺架子。並定價目。出診若干。門診若干。否則拒絕不診。無力者竟不敢登門請教。人多鄙之。近有人送匾額一方。紅底金字。光采奪目。其文曰。默佛。偌見之者。皆不知此三字是何意義。後有某宿儒思索再三。恍然大悟。將字拆開。一黑心人。犬弗若六字也。所冀世之爲醫者。當存道德觀念。勿蹈此等惡習。免爲社會上之蝥賊。誠各界之幸福矣。

●庸醫殺人

江湖醫生汪某。孑然一身。在蘇城珠明寺前。租賃人家牆門一間。用各色之水及各種丸藥。裝入玻璃瓶。陳列窗內。以眩路人之目。居然懸掛中西醫學博士之牌。減價券到處分送。有某姓婦。屢遭難產。以數十元代價。向汪某購得避孕丸藥數粒吞服。豈知無效。依然受孕。該婦恐產時爲難。又商之汪某。擬欲打胎。又以數十金爲代價。以毒藥用手術治之。果將孩胎毒死。墮下而產。婦昏迷不醒。牙關緊閉。汪無術可施。由病家急延他醫診之。臟腑已壞。雖欲挽回。竟難見效。詢之汪某。托言已食他醫之藥。不負責任。遂致

婦人。一命嗚呼。庸醫但知斂錢。以人命爲兒戲。不顧人之生死。真足令人浩歎也。

●唐醫新笑史

南京筓橋市郭某。性素鷷。好漁色。昔以訓蒙糊口。差可度日。近因私塾先生。須考試及格者。方可授徒。詎郭某未蒙考取。遂失業。枯坐家中。忽形寂寞。乃四處搜尋藥方。抄本十餘冊。居然懸壺行醫。藉博阿堵物。一日有患痢者。踵門請診。郭竟隨意抄一舊方。與之藥品。誤投一服。而斃。家人大憤。誘郭至家。責其誤用瀉藥。郭怡然出袖中書曰。我所用之藥。俱係此中抄來一字一筆。皆無錯誤。除非你家人死。錯了。衆聞言。愈怒。拳交足下。後經鄰人勸解。始將其放走。噫。若郭某者。既可恨。復可憐也。

●劊子手之末路

蘇城高師巷太平坊中。有謝某。自稱西醫。初行醫之時。廣收學徒。且索學費甚奢。卽以此爲基本金。而作製藥之資。無如不學無術。頻年以來。被其醫死男婦老幼多人。有劊子手之尊稱。嗣爲蘇州各日報揭載。斥其喪盡天良。官廳亦有其案。以致營業一蹶不振。學徒星散。門庭冷落。今春忽異想天開。印有多數送診券。到處分發。豈知病家均不。

敢。以。生。命。爲。嘗。試。以。此。仍。裹。足。不。前。其。後。謝。某。爲。生。計。已。絕。家。庭。時。爲。勃。谿。一。時。氣。忿。竟。將。自。製。藥。水。一。飲。而。盡。從。此。了。却。殘。生。吁。此。殆。庸。醫。殺。人。之。報。也。

●考醫生

開原近年以來。以歧黃爲業者。日見其夥。內中醫理精通者。固不乏人。而寒熱難分。目不識丁者。實在多數。故上憲定有明文。命題考驗。以便取締。縣署特爲曉諭。在實業學校考試。到場醫生。共計一百四十餘名。章知事親自監試。於黑板上出題八道。分內科。外科。兒科。三門。及至題目露佈。有攜卷私逃者。有始終一字未寫者。有用番佛五元。僱搶者。嗚呼。此輩醫生。平素能否誤人。不問可知矣。聘醫治病者。盍慎諸。

●祝由科

某君言。在湖州時。見祝由科某甲。設攤於道旁。觀者若堵。予因排衆入。覩一鄉老。腿生一癩。腫若紅柿。伊云。最怕用刀。因年老不堪痛苦也。祝由科詢知其底細後。卽在黃紙上。用朱筆畫一人形。紙人之腿上。亦點一紅點。若一癩。然畫甫畢。口中喃喃有詞。同時取鐵針。將紙人腿上之癩。錐點。回視鄉老。腿上之癩。同時亦破。膿血且紛紛下流。據鄉

老言。毫無痛苦云。予錄其事。願神經學家一研究之。

神秘寫真

李定夷編著

惡風俗

●跳塔

蒙古人民所最迷信者。即爲佛教。凡事皆賴於佛。如跳塔一事。即禱告免罹災病而起。每當舊歷正月。必舉行一次。以十五日爲請佛禱告。十六日即送佛。請佛之日。預在院中。讀番經。各喇麻席地坐。並有各種禮節。約三小時之久。至午時舉行跳舞。扮作牛鬼馬神。並列徐出。至下午三鐘始行畢事。每當舉行跳塔。城鄉人民來觀者。甚行擁擠。有純係來觀者。有假觀跳塔爲名者。一般浮蕩少年及賣淫娼婦。恆來與會。某年舉行跳塔時。適有一某校女生。年約二十許。在塔之東側徘徊觀望。有某無賴少年。向前言曰。吾已候汝多時。不必遙望。該女以素不相識。即出此戲言。遂加惡罵。某少年始知女爲良民。急抱頭竄至人叢中隱避。諸如此類。不可勝紀。誠無益多損之薄俗也。

●化外之民

浙江省鄉間（如臨平西鎮皋亭皋塘五都鎮等區）惡俗莫甚於火葬一事。凡鄉民遇有父母妻子病歿，即將其靈柩舁往左近空地上，暫行停放。棺上厚蓋稻草，以免風雨。迨三年服闋，乃延請僧道至停棺處所，略誦經咒數遍，即舉火將棺木焚化。由死者親屬將骸骨檢放，纜內用泥封固而已。至鄉間小孩夭殤，年不滿五歲者，輒將其屍身安置竹筐籃內，掛於冷僻處樹上，任鳥啄食，最爲可惡。（此風亭趾盛行）此種惡習，有地方之責者，尤宜革除之，以重衛生也。

●旗人祭祖之忌

吉林烏拉鎮旗人甚多，向分兩旗。一曰滿洲旗，係純粹旗人。一曰漢軍旗，係山東人出關入旗籍者。雖均稱旗籍，其實有滿漢之分。每至秋成，殷實旗戶均迎尸祭祖。滿族以滿語祝禱，無甚可觀。惟漢軍祭祖，其種種儀式甚意奇異。祭祖前必先齋戒沐浴，然後迎尸至家，奉之維謹。該尸等首戴羽翎，短衣長裙，手持皮鼓，腰繫鐵鈴。先至神案前對立。少選，即婆娑跳舞，鼓聲鈴聲雜然並起，口喃喃作吉利語，語甚鄙俚，不堪入耳。共祈

禱兩晝夜。第一夜安神後，尸將衣袖捲起，用鋤刀兩柄，一置於右臂上，刀口貼及皮膚。一手執刀向空亂砍，狀極兇惡。翌日，又用銀針兩根刺入兩頰，謂之放太歲。入夜則先放虎神尸作虎狀，令二孩童作虎子與虎遊戲。待放火神時，尸手執香火燈燭，盡滅在暗室跳舞。最後則放鬼倩十餘少年，裝成鬼像，戴假面具，嗚嗚作鬼叫，跳入室中與尸對舞。旋即被尸驅逐出外。始各分散，其意以爲如是，可以除災禍也。故每逢漢軍旗祭祖之日，附近紅男綠女皆前往圍觀。此種陋俗，迄今尙未革除，殊可哂也。

●齋百怪

寧俗。凡新嫁娘未彌月者，不准走入人家。如有不知而誤犯者，必責令齋百怪，以祓除不祥。相沿成習，牢不可破。水西門某姓娶妻某氏，係鹽城產，不知其俗，未及彌月，即貿貿然至隣舍閒談，觸鄰之忌，將氏扣留。一面知照其夫，令速料理齋事。其夫無奈，趕即備辦香燭紙馬牲牢酒醴等物，攜至鄰家。一一陳設爲齋百怪。復以白日人多旁觀，不雅。乃俟至夜間十二點鐘後，男著女衣，女穿男服。夫婦二人雙雙頂禮齋畢，始歸。此亦惡俗之一也。

●車子燈

餘姚東鄉有作車子燈之戲者。以竹燈糊紙爲車形。車之四周徧懸紙糊之燈。每至晚間。燃燭於燈。以鄉人之能唱小曲。而擇其貌稍佳者一人。裝爲旦角。立於車中。以狀乘車者。面傅脂粉。頭梳盤香髻。穿紅色之衫。白腰以下。隱於車內。蓋赤足而草鞋。上下判若二人。頗堪發噱。又一人扮丑角。立於車後。以狀推車者。頭戴涼帽。身衣青色之衣。臉上畫以粉墨。黑白相間。狀甚奇異。赤其足以手推車。又有數人。提燈籠。或攜鑼鼓之屬。共迎送於附近之各村。每至一家。則止其門前。唱小調一二闋。鑼鼓聲和之。將車往來盤旋者數回。唱畢。乃更前行。而至第二家。村中男女往來觀聽者。咸奔走於其後。如是者。既徧一村。然後乃赴他村。必至夜半始歸去。每夜約過數十家。家必給錢數十文。以至數角不等。聞每夜可得洋五六元云。此種遊戲。雖以春間無事。爲一種遊戲舉動。然鄙俗可笑。而所唱之歌。又皆淫詞豔曲。有害於風化者甚大。東鄉紳耆。奈何不謀所以禁止之耶。

●香火會

揚俗盛行香火會。此爲他處所無。其會有火星會太平會各名目。無非敬酬神靈收災降福之意。每年舉行三四次或四五次不等。由各街巷商店集資招請香火多人。（香火係巫人之流）昨年舊歷八月初八日起。舉行三晝夜。於北門外易公坟地方。高搭木檯。上支布篷。檯前空地中。供奉東嶽神像。並燃香燭。而各香火裝飾生日淨丑之類。身穿破舊戲衣。口唱七字句揚州土調。演出各種故事。檯上只用一鼓一鑼。別無他項樂器。一時哄動城廂。士女連袂而來。其中以婦女爲多數。場中售食物者。星羅棋布。擁擠異常。各婦女自帶板櫂。並肩排坐。如看戲然。所演之劇。醜態百出。令人欲作三日嘔。名曰敬神。實則褻神也。最發噱者。初八夜各婦女看得出神。不忍遽去。及看畢。紛紛入城。不料城門已關。竟不能入。莫可如何。只得坐於街旁。或立於人家簷下。有孩童啼哭者。有男女詈罵者。有互相怨嘆者。徹夜不休。迨至天明城開。始各一擁而進。詎初九初十日。若輩依然紛至沓來。竟忘却昨宵之苦。至夜時。檯上正演得鬧熱之際。婦女卽伴匆匆進城。其一種倉皇之狀。有非筆墨可以形容。誠不得謂非談柄也。吾不知此種無益之舉動。耗費幾許金錢。果能獲神靈之默佑乎。惡俗入人之深。一至於此。良可慨也。

●二郎公吃狗肉

江寧縣屬之方山一帶數十村落咸祀二郎神。相傳二郎幼時爲盜。屢次受逼於狗。故設誓。非食盡狗肉。不可放下屠刀。以後遂在方山成神。香火極盛。凡鄉民有病。咸至二郎廟虔禱。許奉一狗爲酬。其法則參養一狗於廟。繫以符號。每屆三月十五日演戲。敬神盡將各家許願之狗全行屠烹供神。事後里人分而食之。若太牢。然嗚呼。狗何不幸。生於方山耶。

●求雨之怪狀

瀋陽四鄉。如城南。渾河鋪。五里河。子夾河。胡素台。營盤。黃泥坎等處。常少雨澤。去年農民苦旱久。又值風姨肆虐。致已出土之田苗。盡行枯槁。各鄉屯戶。乃發起聯會求雨。其法。每屯每戶。各出一人。無長男者。始准以幼丁代之。否則加罪。在此求雨期內。不准屠宰。至落雨後。補行端節之酒肉大會。凡隨行求雨者。皆須赤其雙足。尤不得吸煙。第一日。環向六屯各廟。神河伯跪求。第二日。入城向龍王廟及風雨壇請願。第三日。木廠龍王廟。第四五六日。分往附近各處廟宇。以落雨爲止。此次六屯農民與會者。老少參半。

各頭戴柳圈。赤其雙足。搖旗播鼓。浩浩蕩蕩。由大南門。長驅而入。約有一千五百餘人。內中有十二名壯男。各肩負鋤刀四把。鋒刃耀目。隨龍亭而行。有四童子。各赤其身。僅着小兜肚。當此赤口當空。一個個晒的如紅種人。無異更有二三老者。喘喘噓噓。汗如雨下。猶隨行不懈。觀之者無不爲之驚心動目。誠怪事也。

●地藏節之奢靡

夏歷七月晦日。俗稱爲地藏王菩薩誕辰。內地各縣。咸於是日有點地藏燈。燒地藏香之舉。無錫素號開通之區。故一部份人。視此等迷信神權之舉。相率嗤之以鼻。然一般游手好閑之徒。及口是心非之吃素老嫗。則無不視此等佳時令節。爲唯一之發財捷徑也。雖官廳禁示皇皇。遍貼通衢。亦視若弁髦。等諸爲具文而已。故禁者自禁。犯者自犯。今庚之興高采烈。且較諸昨前二歲。更增一籌。北門外江尖渚上。竟致萬人空巷。城內鳳光橋老縣前寺後門。迎迓亭等四處。亦人山人海。婦女之失簪墜餌者。尤不知凡幾。名謂敬神。實則褻神而已。

江尖渚上有寶密燈一座。其法以毛底缸盆（一名毛底鉢頭）二千餘隻。合匐於地。層

層堆起。堆至樓屋之高。爲度。自底至頂。愈堆愈尖。儼若叢林之寶塔。無二堆成。後另以鐵燈蓋頭（生鐵冶坊所鑄）千餘雙。中注豆油。熬以燈草於堆。就寶塔之四周。每一罅中。安置一蓋。最高之頂。卽以大毛底缸。盆一注油。熬之。迨夫夕陽西下。明星數點時。將各燈蓋燃着。固一座火寶塔也。加以江尖渚四圍是水。砥柱中流。塔臨河干。倒影水中。益覺晶明耀目光燄。十丈寶塔燈之四周。復泊以蓉湖畫舫。名花冶葉。爭豔鬥妍。銅琵琶。鐵箏歌喉。檀板敲金。戛玉裂帛。嘶繒聞之者。心迷見之者。神醉。勝似十里秦淮。百步山塘。多多也。

城內鳳光橋老縣前二處。則高搭燈棚。兩端紮以松柏五彩牌坊。上黏收災降福驅邪逐疫等字樣。下懸各種燈。有玻璃錦紗太保八角宮妝和合皮球扇形六角緋紗等燈。應有儘有。無一或缺。而老堂內之陳設。復有夏鼎商彝。漢瓦秦彝。俱向收藏家借來。以之陳列比賽者。既可謂之古物陳列會。又可稱一爲地藏賽燈會矣。

至寺後門迎迓亭二處。又獨出心裁。置就小寶塔燈二座。以巨木厚板。度諸大街中屋頂之上者。其結構方法。則與江尖渚上迥異。完全以木片架成。惟形式則與寶塔無異。

遊人士女。肩靡擊轂。固不亞於江尖渚上之河干也。

總計一晚耗費。直接間接。當在萬金以外。苟能以此款籌一實業工廠。則嘉惠貧民。何可勝計。奈何以有益之金錢。作此無謂之豪舉。惡俗可不革除哉。

●香港之自盡團

香港女子。近來多持不嫁主義。尤好聯結閨中膩友。彼此賃一小屋以藏身。名之曰娘仔屋。此等女子。專靠繡花織藤度日。父母無權與其議婚。聽其自主。一日。所謂娘仔屋者。日上三竿。猶未開門。好事者推而視之。則見廳事中有少女十二人。仰臥於一大板床中。此床僅以木板八塊砌成。細視各女子。皆面如死灰。早已氣絕。多時猶能彼此相連。其手緊握不放。一時驚動街坊鄰里。閩傳遠近。聞彼十二人係約同服毒而死者。當未死之前一晚。尙僱警姬多人。爲長夜之歡。及警姬等皆入睡。而彼等始行服毒。似此不嫁惡俗。近來蔓延日廣。殊可虞也。

●閨房惡劇

錫鄉周姪。爲子完姻。吉期。兩新人送入洞房之後。一般賀客。羣集房中。摸頭捏足。喧鬧。

不己而爲主人者。反以鬧新房爲樂事。有某甲者。輕薄子也。暗於新娘之溺器內。置蜂五頭。一哄而散。及新娘小解時。爲蜂所刺痛。苦難忍。聞新娘因痛而羞。因羞而怨。遂致大病。周姓乃與某甲絕矣。

●老虎壩奇聞

揚州府屬老虎壩地方。人民習懶成性。不善治生。一村落中。約有三百餘口。而其啖飯之資。端賴於一木。駕之橋。蓋老虎具爲下河至上河之要道。舟楫日出於其間者。不可勝數。某君嘗赴下河道。出老虎具。忽有一木橋當前。舟子出銅元二枚。使管橋之人。將橋挈起。舟始得過。舟後又有一舟。趁勢前進。擬省此二銅元。不料舟雖過橋。而管橋人竟用鈎鈎其船。稍且以大木橫拋水中。阻其去路。一若稅關之人。鈎逃關之舟楫者。後該舟十倍原數。以銅元二十枚。與之始得脫。嗚呼。人民居然收稅矣。

●烏師吃春酒

秦淮烏師。每年必舉行春酒大會一次。已成習慣。本年由烏師領袖張某。集股春宴。衆皆贊成。卽在長松酒館舉行。到者不下七十人。席間籌商跟局事項。向例妓女每出一

局。烏師取洋二角。如有鬧客另外賞金。烏師實得六成。其餘四成分給娘姨。龜奴今決議每局加洋一角。賞金不得分給他人。由張某要求花界照准云。嗣各唱拿手戲曲一齣。以助興趣。宴畢。共用洋六十餘元。每人約攤一元三角。（此等集股吃法。南京人名曰拾石頭。係荷花大少所創始。）聞者咸謂無聊之至云。

●茶店西施被搶

江陰華墅某甲。開茶肆爲業。娶婦某氏。有豔名。膝下有一女。亦明眸皓齒。嫵媚可人。幼時許與鄉間某姓子爲室。女年漸長。益形嬌豔。某姓求娶心急。屢託冰人說項。無如甲夫婦愛女如掌珠。不忍遣嫁。巨索禮金。以暗拒之。某姓無如之何。事遂中止。一日之晨。適甲夫婦他出。某姓子聞之。以爲機緣湊合。遂邀集鄰人數十。至某甲所開之茶肆中。佯作互相評理。（俗稱講情理。）一時人聲鼎沸。幾若動武。甲女聞聲趨出。觀看某姓子。瞥見卽上前。摟抱衆人。見已得手。亦蜂擁而出。祇聞砲竹二聲。揚揚然去矣。薄暮甲夫婦歸。驚聞此信。卽率其手下火夫堂倌等。向某姓興問罪之師。迨至鄉下。孰知一對小夫婦已行合卺之禮。甲婦見勢不佳。遂在門外大施咆哮。甚至拳足交加。將某姓什物

毀打。後經周某趙某出而調停。囑某姓出洋二十元作贖見之禮。其事始寢。

●新人衣褲游街

贛省習慣。每娶新婦。洞房之後。賓客多竊取新娘衣褲鞋襪裹脚等件。如竊得出。即誇手段。高强。次早提出。俾資衆覽。此種習慣。相沿至今。牢不可破。有蓼州頭住戶周某之子。新婚。合卺之夕。被賓客將新娘衣褲。並不潔物件。一併竊出。次早。該賓客數人。用竹棍將新郎新娘之衣褲等件。撐過街市。以爲鬪興。被該管邏警瞥見。以其有關風俗。當卽一併帶署。經鄭署員將周某傳署。判罰洋四元。以爲違犯警章者戒。然罰及主人。而不咎客之胡鬧。殊失公允也。